3 1761 12394015 7

敬欖 LIVE

本期要目：

- 蘇恩覺宣教士談日本宣教工作
- 訪馮煒文先生——
  赴普世教會協會任職前的一席話
- 橄欖回顧
- 從「原野」想到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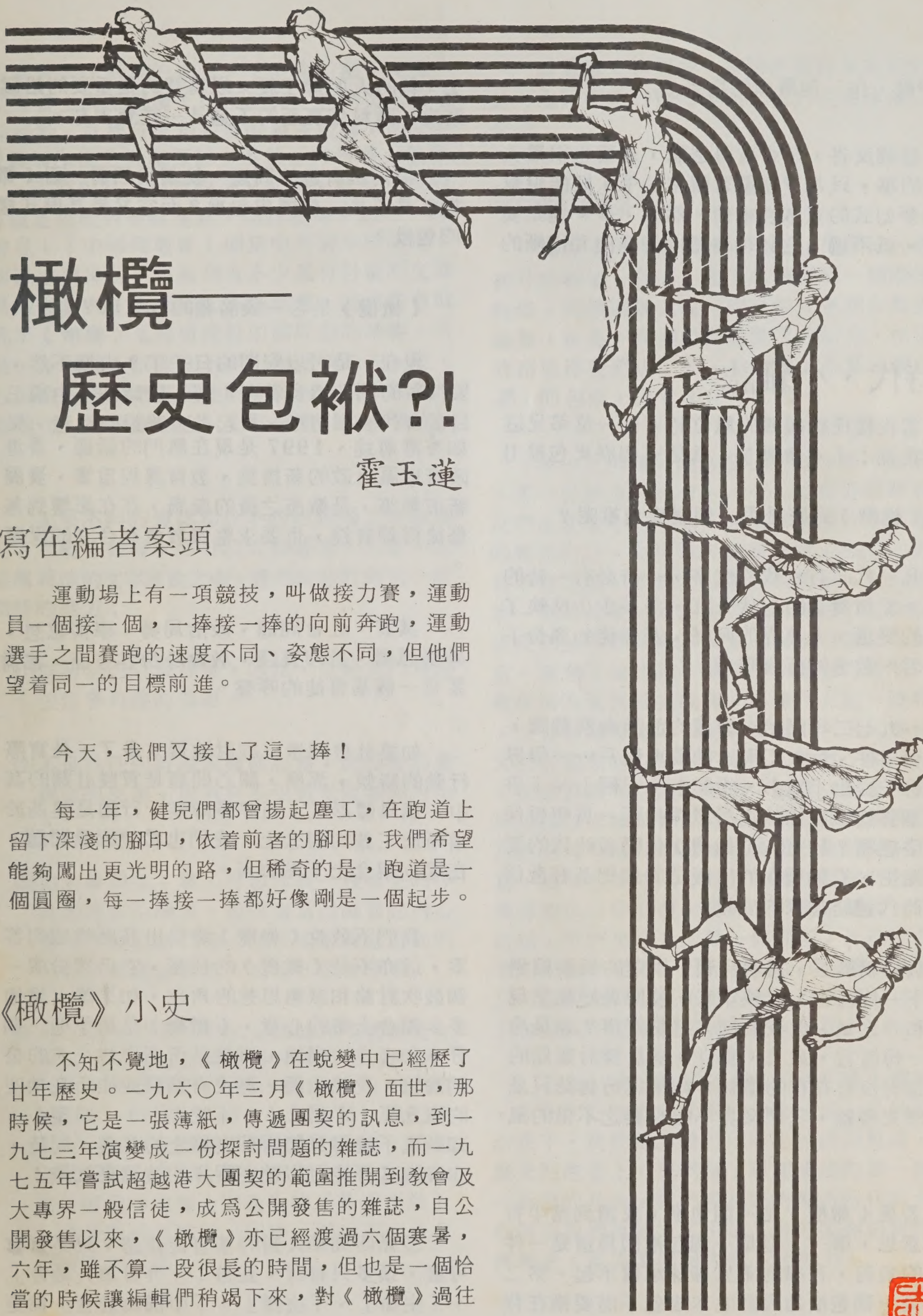
34

er
G51
H643
36
.23:no.1
1981:Nov.)
ANADA_HK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加港文庫
APR 2 2 2026

A ship in harbor is safe ——
but that is not what ships are for.

John A Shedd



橄欖——歷史包袱?!

霍玉蓮

寫在編者案頭

運動場上有一項競技，叫做接力賽，運動員一個接一個，一捧接一捧的向前奔跑，運動選手之間賽跑的速度不同、姿態不同，但他們望着同一的目標前進。

今天，我們又接上了這一捧！

每一年，健兒們都曾揚起塵工，在跑道上留下深淺的腳印，依着前者的腳印，我們希望能夠闖出更光明的路，但稀奇的是，跑道是一個圓圈，每一捧接一捧都好像剛是一個起步。

《橄欖》小史

不知不覺地，《橄欖》在蛻變中已經歷了廿年歷史。一九六〇年三月《橄欖》面世，那時候，它是一張薄紙，傳遞團契的訊息，到一九七三年演變成一份探討問題的雜誌，而一九七五年嘗試超越港大團契的範圍推開到教會及大專界一般信徒，成爲公開發售的雜誌，自公開發售以來，《橄欖》亦已經渡過六個寒暑，六年，雖不算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也是一個恰當的時候讓編輯們稍竭下來，對《橄欖》過往

的發展，作一個嚴肅的反省。

這個反省，是否來得透徹，是誰也很難去評斷的事，只希望盡量客觀和公平，好能脫離一切夢幻式的童騃性感情。然而，夢，還是要做的，祇不過，它必須有穩固的基礎和清晰的異象。

大時代、小雜誌

當我接任總編輯的職位時，有一位弟兄這樣對我說：「《橄欖》，眞是一個歷史包袱!」

《橄欖》到底是否一個歷史包袱呢？

凡一代必有一代的文字，一時必有一時的際遇。《橄欖》的起伏升沉，多多少少反映了社會的變遷、大專界的呼喊、基督徒知識份子的跌宕、教會的盛衰暗礁。

一九七二年開始，學運的浪潮洶湧翻騰，釣魚台事件、盲人工潮、油蔴地艇戶……學界知識份子提出「放」、「認」、「關」、「爭」，基督徒弟兄姊妹還可以保持那一貫明哲保身的姿態嗎？於是，《橄欖》便隨着時代的要求而產生，《橄欖》的出版是嘗試把基督教信仰與時代連結起來的成果。

數六朝風雲，還看今朝！學運的風潮捲過，留下一片沉寂，近幾年來，校園裏好像呈現一片和詳之氣，但我要問，這是安寧？還是冷清？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這份雜誌只是承接歷史殘餘，我們又豈不能有棄之不惜的風度？

若果《橄欖》是一個包袱，我讀到當中有兩層意思，第一，這是一個包袱因爲這是一件太重的負荷，在學的弟兄姊妹承擔不起。第二，這是一個包袱是因爲它本來就不需要揹在背上，背的人躬彎了腰，以爲背的是重要的鉛錫鋼鐵，誰料袋裏面的不過是一些氫氣球。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就讓我們看一看《橄欖》是不是一個歷史包袱？而它又是甚麼式樣的包袱？

《橄欖》是否一袋滿載的氫氣球？

現在，是可以安閒的日子了？大概不然，要探討的問題還多着呢！前一段時期，中國三自教會代表團訪港，引起教會普遍的注意，又如香港前途、1997 是現在熱門的話題、香港政府地區行政的新措施、教育課程重審、發展新市鎮等，是激流之後的漩渦，在在影響到基督徒信仰實踐，也要求整體教會有合宜的反應。

其實，社會問題、政治局勢、學術思想、神學思潮、信仰實踐、教會身份各方面，都需要有一個基督徒的呼聲。

如果社會關懷已經討論得太多了，是實際行動的時候，那麼，關心問題是實踐社關的其中一個具體形式，而許多時候，行動是建基於清晰而正確的觀念上，我們也希望認識問題，在建立觀念上下點功夫。

我們不敢說《橄欖》能提出甚麼權威的答案，這亦不是《橄欖》的任務，它仍然扮演一個鼓吹討論和誠懇思想的角色，如果誰人說他多少領會上帝的心意，《橄欖》是給予他一個分享和表達的園地，這就是所謂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我想強調，再沒有基督徒能活在抽空的概念裏：「信心」、「愛心」、「盼望」，却絲毫不曉得具體信仰實踐上的意義。同時，亦沒有基督徒可以縮在暖洋的被窩裏沉睡！

環顧四周華人辦的基督徒雜誌，只是寥寥可數，頂多只有四、五份：「今日華人教會」、「生命」、「抉擇」、「中國與教會」都是

以基督徒作對象的雜誌，「生命」和「抉擇」在性質上與《橄欖》很不相同，它們是着重信仰經驗、見證分享和一貫的屬靈教導，很少針對難題作出分析和探討；至於「今日華人教會」，我們與其中事奉的弟兄交談，他說刊物的目標是爲配合華福運動，同時報導華福的一些消息；「中國與教會」則集中討論中國問題，認識中國現況，裏面刊有不少甚有份量的文章供讀者參考，幫助弟兄姊妹思想，這可能會取代了《橄欖》某部份探討中國問題的功能。可是，《橄欖》依然在不同的層面做功夫，它可以反映一般大專基督徒對中國的感情，以及在身份上、國族觀念上、紛紜思想中的種種迷惑。

如果不同的雜誌都在不同的範疇之中做功夫，大概《橄欖》亦可以安心逝去。只是，在這塊荒涼的文字園地之中，我們尚分析到它一些獨特的地方：

(1)無特定的宗派背景，因此，有較大的彈性去作多角度的探討。

(2)不是爲任何組織或機構服務，因而提高更靈敏的反應，也具有不受規章限制的自由。

(3)由大專學生主辦，可以反映一般學生的掙扎和理性的疑惑，相信適當而誠實的內心表達可以引起共鳴，甚或能培養各方面的人材，作進深研究，將來在教會事奉。

(4)提供機會給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學術研究、經驗領受等方面有發表的園地。舉例說：我們在30期刊登了羅秉祥先生「對於墮胎倫理的一點哲學反省」，這不是一篇約稿，而是作者主動從外地寄來的投稿，將他研究思考以後的心得與讀者分享，其他如第廿四期刊載陳士齊先生的「新天主教」，都是類似的情況，同時，引起不少讀者的關注和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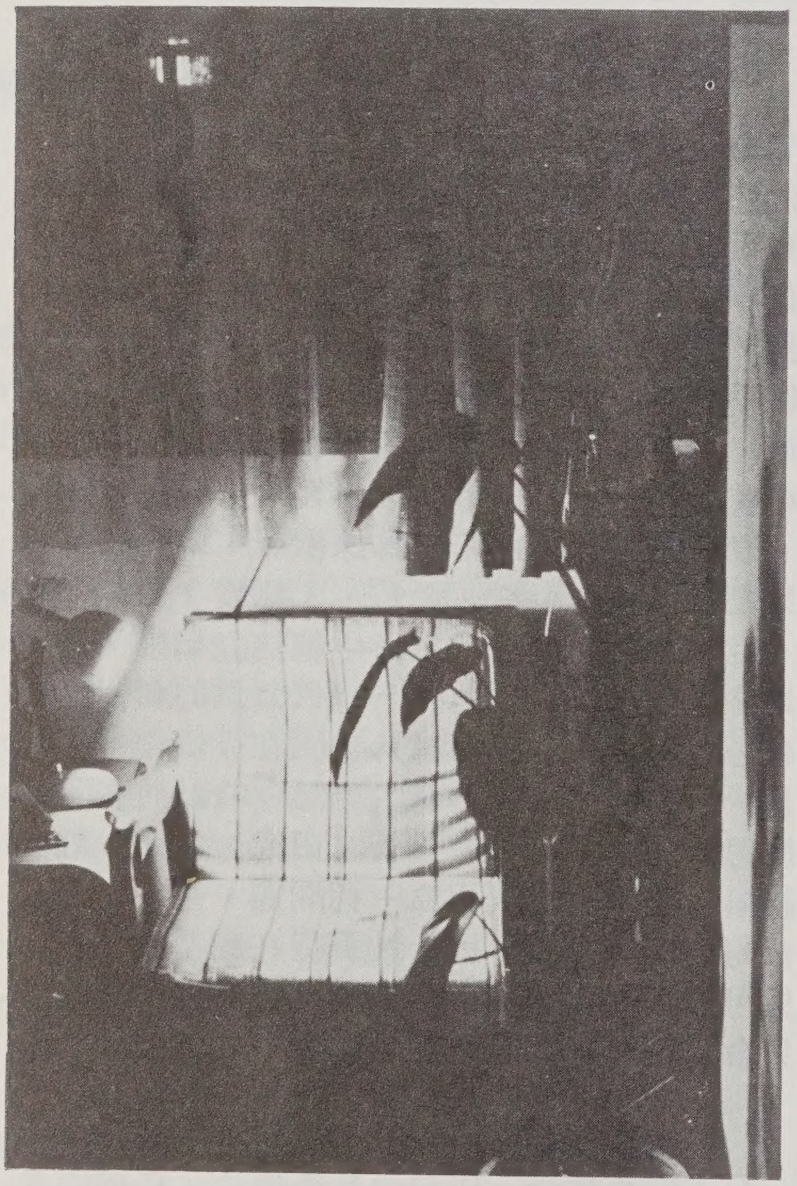
就着以上的肯定，在目前暫時未有別的雜誌可取代我們目標的當兒，我們還要承擔這個使命。

蹣跚的腳步

每件工作在始創的時候往往是帶給人驕陽初升的朝氣，然而，在工作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時候，種種困難出現，總會叫人感到有點步履維艱，祇是，我們仍抱着堅定的信念，相信這條路值得我們走下去，《橄欖》不是一個「無謂」的包袱，但它却有點沉重。

多一分困難，就激發我們對神多一分仰望，多一份感恩。經濟、人手、技術等困難不是我們主要擔心的問題，如果讀者願意瞭解我們的難處的話，也可以與大家分擔，那是一份力有不逮之感，就像望見遙遙的明星，摘却摘不到，簡單說來，就是各方面的資源不足和限制使我們達不到滿意的成果，大學的功課日益繁重，剝奪了編輯們不少自學和進修的時間；大專校園的氣氛日益散渙，再難呼召起一股熱情，沒有非基督徒向弟兄姊妹挑戰，弟兄姊妹遂又沒有迎戰的心情，於是，《橄欖》曲高和寡、脫離群衆的形象就無形中被建立起來，到底是誰該作出檢討？此外，時代急劇的轉變亦使有志思考問題的弟兄姊妹被困在夾縫中，（其實，祇是近幾年來才有人開始）嘗試將各種學術思想與信仰交叠、權衡、研究，故此，許多時候，我們想深入認識一個問題，往往缺乏前輩的經驗作參考，因而被侷促在死胡同裏面，只可以提出問題提不到答案，有時候，也害怕只會造成弟兄姊妹思想上更加紊亂。

不過，我始終堅信上帝的道是歷久彌新的，在任何的時代、任何的社會環境、任何的政治底下，我們都應該可以活出鮮活的見證，在歷史的跑道上，我們做了思想重建的第一步——拆毀的功夫，我們還恭謹的期待時代的大工程師爲我們再建造，但是，這需要你與我們一齊祈求，也需要你與我們一起努力。



他們眼中的橄欖

吳主光

橄欖的討論：
——有政治滲透危機？（註）

這是個牽涉很廣的問題。我相信王國顯先生是從現象觀察而作評論的，但他可能沒有機會去詳細認識橄欖和港大團契的內部情況。不過，根據他寫的「行過死陰的幽谷」一書，在大陸變色之前，他曾經歷過大學生被共產黨控制和利用那段時期。而現在香港各教會和傳道人都一致承認在大學裏，無論是港大、中大，都有負着特殊任務的「職業學生」。

當大專基督徒跟他們接觸，思想受到冲擊時，就會與他們辯論到政治、共產黨和關社等問題，這是一個事實。還有另一事實，有很多人指出，在今日香港教會中，亦有所謂「特務牧師」，可能是從台灣來的，從中國來的或美國來的就不得而知。另外，最近華福在新加坡舉行會議時，曾有從大陸出來的弟兄提醒華福會要小心，因爲丁光訓在訪港以先，已派了一批特務滲入各教會。這又是另一事實。

（註：《橄欖》在第7-8期中國專輯出版後，而引起對中國政治熱烈的討論，王國顯先生曾致函給《橄欖》（第14、15、16期刊登），表明他的意見，恐怕馬克思主義思想滲透。）

香港青年基督徒——歷史追溯

香港的青年基督徒有一股熱誠，這股熱誠，我個人研究是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夏令會復興，復興之後，青年人返到教會裏要去影響教會。但很可惜，當時的教會領袖是抱着中國大陸早期的神學思想。一般來說，他們的神學思想裝備不夠，講道牽強，而且怕在行政上受到青年信徒的干預，所以產生教會與青年信徒間不和。

有些青年信徒因此離開教會，組織別的教會；有些則退而求其次，開辦一些非宗派性的福音工作，例如中學生的福音工作，福音閱覽中心和其他的福音機構。亦有部份去歐美一帶成立中國人查經班，帶領華人教會復興。因爲教會不接納這些人的熱誠和才幹，於是他們在其他地方發揮。

在這情況下，一代一代培養出來的年青基督徒，有些會被教會接納，但仍有些未被接納的。於是，港大、大專學生和中學生的福音工作初期，在校園團契中有抨擊教會的現象：抨擊教會的講壇、神學的思想、講員不夠份量等。同時亦引致傳道人似乎杯葛大專界及中學基督徒。但後來辦大專、中學生福音工作的人加以檢討，派人到訪教會，認爲與教會脫節是不對的，學生信主後是應該返教會的。於是採取另一個措施，不再攻擊教會，反而與教會合作，情況有所好轉。

沒有人因讀橄欖而得救

但在學生當中，他們爲福音、爲理想所抱的熱誠， 仍然是得不到滿足的。就我個人的思想，這種熱誠，有很多傳道人覺得會有被人利用的機會。而橄欖以一個公開論壇的姿態出現，無論是政治、哲學、研經、宗教和一般學術性的探討等都公開接受任何評論。這種姿態會使年輕人對教會有什麽影響呢？第一會在教會裏帶來思想上的冲擊，產生不順從，產生內部不協調。而且亦未見什麽實際的效果。譬喻挑旺年青人更愛主、更熱心傳福音。亦未聽過有人因讀橄欖而得救，而更委身。反而變得革命性和反叛性的更多。於是站在教會立場來看，就有它的危險程度。

公開論壇：借給人打架的塲地

《橄欖》是一個公開論壇，而編輯組裏亦沒有一般教會認爲有神學思想、地位、能辨別眞僞的長者。而顧問性質的似乎沒有什麽用。使出版的刊物好像「抄雜錦」一樣，有時贊成政治立場，有時反對政治立場，有時鼓吹屬靈立場，有時反對屬靈立場。所以王國顯先生所講的未必無因。因爲是公開性論壇的原故，某些有特殊任務的人，可能會藉着探討問題，以屬靈的題目作掩飾，來帶引那些有熱誠、喜歡思想挑戰性問題的學生爲自己國家、理想及主義去關懷社會，參與社會。在革命性上，給人深刻的觀點；而在建設性方面，却沒有實際行動。

這些印象長久積累下來，使人對橄欖有戒心。我估計看的人都是那些比較喜歡這些思想的人。那些沒有時間看的，便去請教屬靈長者，他們得的答案都是：「不好看呀，因爲你未夠成熟，未能判別是非，看了會受影響，好容易變得很偏激。」於是對橄欖的印象就不好了因爲任何評論，無論是學術性的、政治性的、都必須有立場。公開論壇却好似將場地借給別人，任人在打架、做戲。

破壞性多於建設性

若說公開論壇的形式，破壞性多於建設性，我估計一定有人不服這個說法。所以不如我們說它挑起了人去思想而沒有給人一個肯定的答案。而對一般年青人而言，不給予一個答案結果帶出來是破壞性的。

惡性循環

或者說，不是《橄欖》雜誌將問題挑起的，這本來是青年人內心的疑問。

我相信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或者，起初只有幾個人思想某些問題，但當問題被挑起後，思索的人就越來越多。年青人又喜歡思想富挑戰性的問題。即如中國大陸的紅衞兵，一挑成幾百萬人；又如日本的赤衞隊，一經挑動不少人去成田機場抗議示威。任何一個思潮，新潮服裝、流行音樂、撒但會和政治思想等都挑起一批人。所以，有一班人去思想的問題並不等於有橄欖所期望的存在價值。假若祇將問題挑發，又沒有一個衆人認爲有屬靈份量的人去作總編輯，鑑別眞僞，作出一個正面的答案，任人東說西說只會對青年人有不良影響。這是個惡性循環的問題。

基督徒關社

譬如談社會關懷。以王國顯先生的看法來說，基督徒代表着個人可以關懷社會，參與政治；但基督徒如果以一個永久性的屬靈團體，

例如一個教會、一個宗派去關社參政時，我們從理性上分析，這條路的結局必是教會悲哀的歷史重演——政教合一。全面的社會關懷和全面的政治參與不就是政教合一嗎？這是在邏輯上，理性上所得的結論。試翻開歷史，天主教之所以成爲天主教，各地的異端裁判所殺死所有與天主教背道而馳的人。那時天主教與馬丁路德的教會互相迫逼，馬丁路德的教會和加爾文的教會迫逼，殺害浸信會的教徒，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結果。三十年的戰爭，死傷無數，教皇與羅馬皇帝互相鬥法等歷史悲哀亦是政教合一的結果。

今天，我們中國基督徒更有我們敏感的政治背景。所以，我個人認爲固定性的屬靈團體尤其不應參加革命性的社會關懷。固定性的屬靈團體第一個宗旨是傳福音，而關社只是輔助福音的，要關社就要建設性的，例如辦醫療、教育服務、救濟窮人等。

至於當政府作出某些決定是對基督教不利時，如果基督教仍沉默不言，這豈不太傻嗎？在這些情形下，基督徒可以用個人的身份發言，向政府提出要求。譬如全港基督徒可以發起簽名運動，或組成臨時的聯合組織，向政府反映個人組成的羣體意見。我們是以市民身份提出反對，但我們亦是一羣基督徒。這樣，教會本身沒有甚麼影響。讓我舉一個例，反對兩巴加價。基督徒當中有反對加價的，亦有贊成加價的。假若我們用永久性團體的名義提出立場時，一般人就會以爲這是整個團體的看法，與我們立場對立的就會對整個屬靈團體有壞印象，對福音亦沒有好感。兩巴加價，金禧事件和艇戶事件，若要牽涉到政治思想時，對教會的影響就會更大了。當基督教擁護的思想得勢時，基督徒當然得益受惠；但當那政治觀點受指責時，基督教就會受罪。一般人只會以爲這是整體教會的政治觀，而不知道其實只是一小撮人的看法。

天上的事、地上的事

我們基督徒是屬天的國民，所以屬天的事情是首要的，地上一切的事只是短暫的事，短暫的事只是用來輔助永久性的事。所以，當我們再談橄欖的價值時，從沒有人因看橄欖而得救，或得復興更愛主。相反，其他異端邪說沒有做社會關懷這類工作，却發展得比基督教更快，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單沒有覺得自疚，反而去爲艇戶大聲疾呼，爲柬埔寨越南難民募捐救濟。這些是好的，教會亦應該做，但這是輔助性的。我要問，爲什麼沒有基督徒起來去關心他們的靈魂，爲他們的靈魂作出呼籲呢？

《橄欖》不做這些，正如編輯所標榜的，其他屬靈刊物太多，而以公開論壇形式，作思想上的探討的十分缺乏，所以《橄欖》以探討難題爲目標。這樣不是不可能的。但它忽視了另一個問題，當我們作全面廣泛探討時，亦應有專家作全面的守望，不要讓它走歪，才有實際的效果。但《橄欖》却沒有專家，便不能對問題作出肯定的答案。

眞理是越辯越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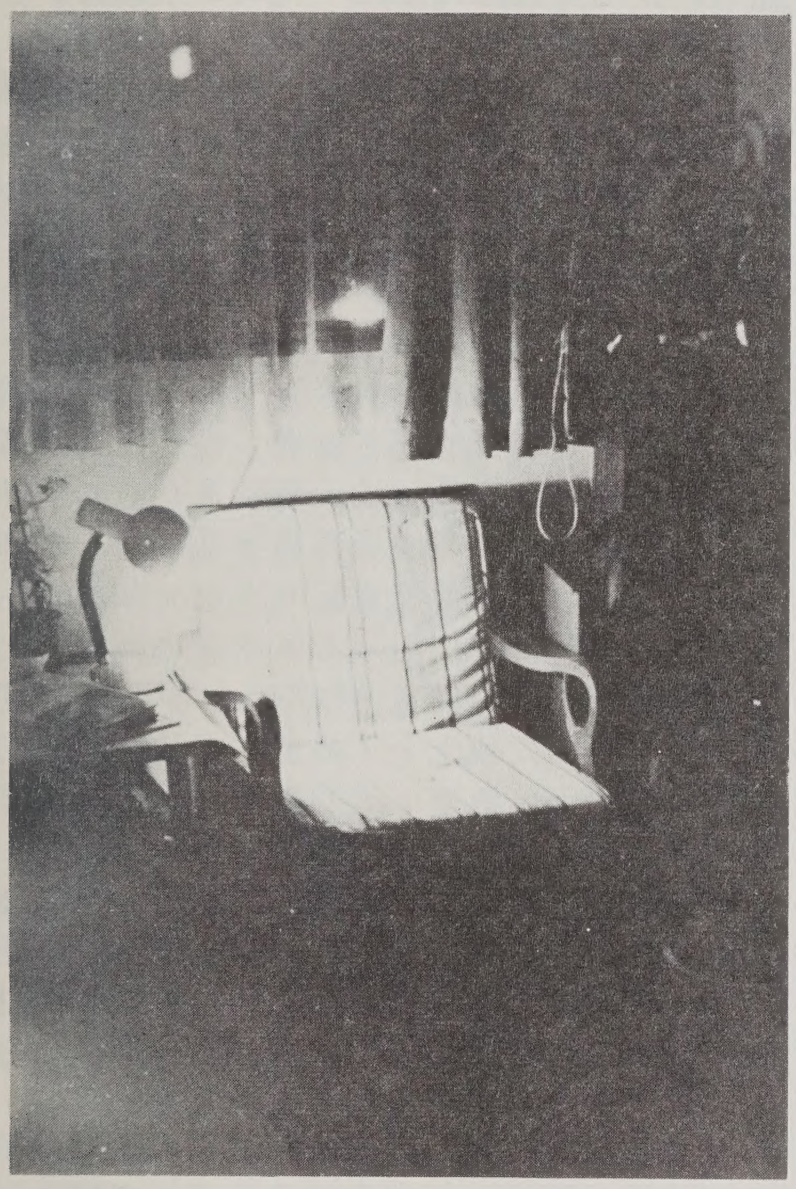
眞理若要是越辯越明，就要以聖經爲標準的原則下才能成立，若以個人的理性作最高權威，你的理性與我的理性不同，互相辯駁，便有有點不切實際。

有些問題，在聖經裏不能直接找到答案，譬如墮胎問題，不防找個專家，請個基督徒醫生來寫一篇文章，人人都知道其名譽、地位、學識、屬靈份量，一看便知道他的說話有份量，大家都佩服他。隨意找個人寫點東西始終是危險的。

吳先生的勸勉

目前香港社會，管水務的有水務局，管建設的有工務局，管衞生的有醫務局，管教育的有教育司署，但香港政府是完全沒有設立道德局的，只是說犯罪便有監倉、法庭，在犯罪前是沒有人教導的，是嗎？那這責任落在何人身上呢？是在基督徒身上，我們是光是鹽，如果我們是要社會關懷的話，這才是正正式式需要我們去做。

現在教育司署開始注重道德問題，但學校又無法做到，可能那班人本身也未必能夠做到，可能立法者亦同性戀也說不定，我們可在道德上參予社會，攻擊一下色情架步，多宣傳孝敬父母，禮義廉恥等觀念，這個是第一個有價值的做法。第二個有價值呢，就是說，我們若要挑起人家某一方面的思想，我們不如一連幾期都是針對那問題，直至有答案爲止才轉到下一個話題，那便不致有挑起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況了。



周永新

接觸「橄欖」

開始接觸「橄欖」（那時還沒有這個中文譯名）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進入港大，參加基督徒團契不夠幾個月，即被徵召做「橄欖」編輯，開始做的當然是寫蠟板、抄地址等工作，後來還在「橄欖」發表了幾篇文章。

雖然經過了十多年，「橄欖」也有不少改進，但平心而論，「橄欖」還未算是一份高水準的雜誌。由始至終，「橄欖」主要是一份由港大基督徒負責編輯的雜誌，雖然近這幾年來也有一些「過氣」的編輯幫助，但學生搞的雜誌，水準時好時壞是意料中事，能夠經過十多年而仍然繼續出版已是奇蹟，所以一向以來，我都以一種「體諒」和「愛護」的心情來看「橄欖」。

在基督教圈子裏，「橄欖」也總算是薄有盛名的，最低限度，現在還沒有一份可以替代「橄欖」的雜誌，台灣的「校園」有點接近，但兩者的性質畢竟是不相同的。據我所知，「橄欖」自公開發售以來，銷路一向都不算好，最高峯時的長期訂戶也只有一千多。雖然如此，「橄欖」所發揮的影響力，却不能以銷售的數目衡量。

對「橄欖」的批評

我曾經在其他雜誌裏看過批評「橄欖」的文章，批評並不一定是壞事，有人批評是表示有人留意這份雜誌，只要有人讀，這份雜誌便可說有它存在的價值。純粹以一份雜誌看，「橄欖」實在有很多值得別人批評的地方：「橄欖」內容不算充實，校對時有錯漏，版面設計也未達「專業化」的水準，況且雜誌的出版也時時脫期。不過，這些缺點也是一份學生搞的雜誌必有的現象。

當然，批評「橄欖」的人未必是指以上的事，更重要的是說「橄欖」登載了一些不應登的文章，而「橄欖」也不像是一份基督教刊物，編輯們的「神學立場」也有令人懷疑的地方。到了這個地步，批評便成爲指責，雖然不至於是勅令「橄欖」停刊，但亦有一點要求「橄欖」洗心革面的意味了。

公開論壇

無可否認，以現在香港基督教的情況來看，「橄欖」是一份較爲開放討論的雜誌；在這份雜誌裏，我們看到一些持有非常保守和傳統立場的文章，但另外一些所抱的立場和所討論的事情，却明顯地是有點「反叛性」。我十分支持「橄欖」編輯們的態度，容讓這兩類文章有均等發表的機會，我不相信禁制某種言論和立場會對事情有好處，當然這種言論必須有事實根據，絕對不應是謊話，也不應惡意的攻擊他人。

橄欖回顧專文

言論自由是寶貴的，虛心的聆聽別人的立場和意見許多時都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不是主張「息事寧人」的人，但我主張尊重任何與我們意見不合的人，讓他們有發言權和表明自己立場的機會。我承認這種主張有時是相當危險的，也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橄欖」這份雜誌來宣傳一些不正確的思想。

「橄欖」不「屬靈」？

不過，危險雖然存在，但情況絕對不是一些人所說的嚴重。我根本不認爲有人故意的利用「橄欖」來達到他們不純正的目的。大部份投稿「橄欖」的作者都是我認識的，他們基督徒的操守都很好，雖然他們對許多問題或許有一些「與衆不同」的看法，但他們相信神的心却不容置疑的。其實，許多人批評別人立場不正確，主要是這種立場與自己的意見不符合，而不是甚麼違背眞理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爲一份基督徒辦的雜誌只可討論「屬靈」的事情，任何文章沒有「屬靈教訓」的便不應刊登，這怪不得連「突破」也被人批評爲不「屬靈」了。

以上的爭論其實都沒有很大的意義，甚麼「屬靈」、「屬世」都只是名辭之爭。施洗約翰「不吃不喝」、耶穌基督「又吃又喝」，兩者同樣受到別人的誹議，因此，我奉勸「橄欖」的編輯們對於別人的批評，許多時都不用太緊張，大部份批評其實都只是表示批評者個人的意見，最佳的處理辦法是把這些批評「原文照登」，讓讀者自己來決定這些批評是否有可取的地方。

「橄欖」，保持風格！

個人而言，我不希望「橄欖」改變現時的風格，香港必須有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基督教雜誌，而以目前香港基督教的情況來看，也唯有「橄欖」能擔當這個責任。我不是說香港沒有好的基督教雜誌，但「橄欖」的地位是有點超然的，它沒有宗派的束縛，也不用以「正統」的地位自居，誠如它的宗旨所言，它是「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是「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相信任何人都會承認，「橄欖」有它的獨特性，這獨特性在乎它容讓不同的意見有發表的機會，也讓教會知道今天的大專基督在想些甚麼，而大專基督徒也可知道教會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有甚麼反應。這種溝通十分重要，而透過「橄欖」這個橋樑，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之間總算有對話的機會。

我並非說「橄欖」十全十美，「橄欖」仍然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特別是「橄欖」若要成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它刊載的文章必須對問題有更深入的討論，議論也應該更爲充實和有理論和事實的根據。總之，「橄欖」要走的路還很遙遠，而這份刊物也應得到基督徒知識份子更廣泛的支持。

「橄欖」的神學立場

最後，我也想對「橄欖」的神學立場說一些話。第一，「橄欖」應否有本身的神學立場？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橄欖」是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的刊物，港大團契是有它的信仰立場，任何港大團契成員都得接受這份「信仰宣言」，所以任何違反宣言的文章，如說神不存在，或耶穌沒有復活，都不應在「橄欖」出現，「橄欖」編輯們對這些問題也不可以在態度上模稜兩可。大致上，「橄欖」過往所表現的神學立場都十分清楚，這明顯是一份忠於聖經的刊物，而這個立場也是讀者所接受的。

「橄欖」的神學立場雖忠於聖經，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可以討論聖經以外的問題。有一些人批評「橄欖」不「屬靈」，因爲缺乏純粹討論聖經的文章，更認爲「橄欖」刊載討論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文章便是「走世界的路綫」，甘心受一些有陰謀人士滲透，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說話，難道一些文章鼓勵基督徒多關心社會便是走「社會福音」？難道把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思想比較一下便是有政治陰謀？說這些話的人實在把香港的基督徒知識份子看得太低了！在今天基督徒裏，不少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而今天的「關社」也不可以與以前的「社會福音」相題並論。

一個小結

我並不想在這裏爲「橄欖」的立場和內容辯護，但我深信這份雜誌有它獨特的功能，特別是由一群還沒有社會經驗的大專基督徒來負責時，我們更應對這份雜誌所犯的一小點錯誤或偏差加以體諒，況且「橄欖」也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撫今追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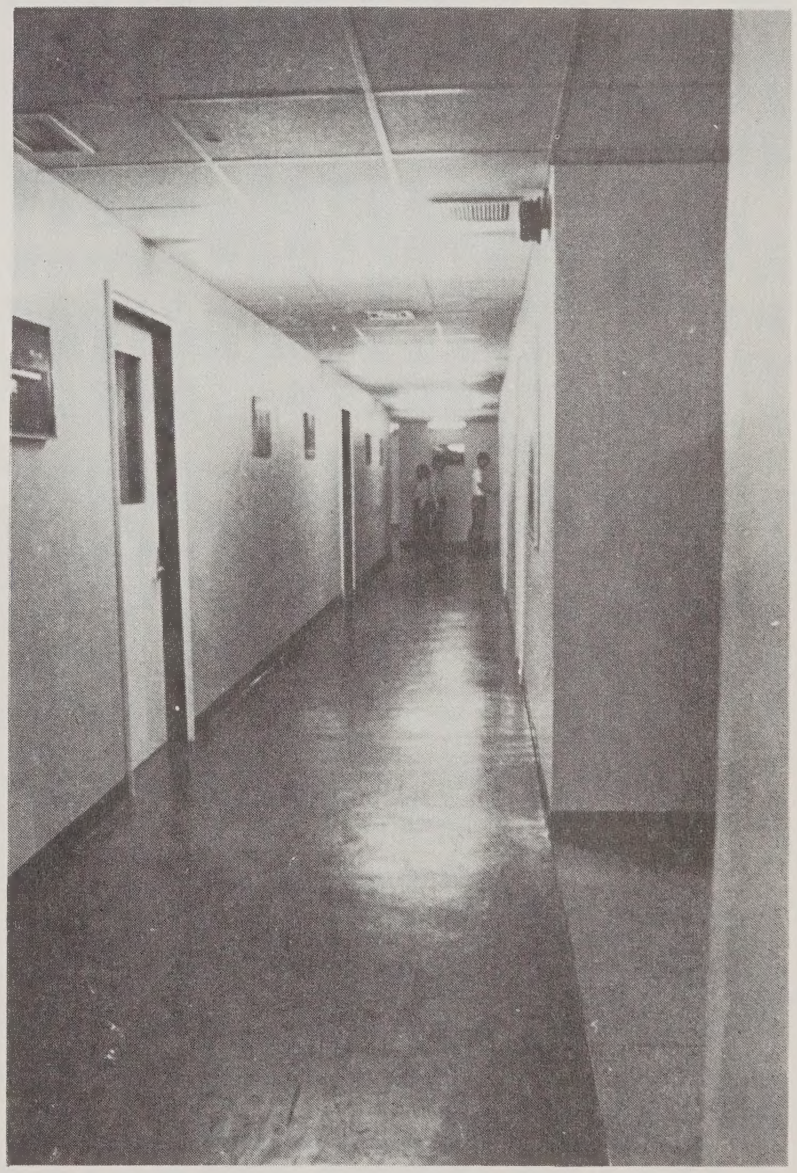
蘇詠昌　李思敬
陸順樑　謝準慶

▲《橄欖》太過理性。
▲《橄欖》過於偏重社關，忽略了許多屬靈問題。
▲《橄欖》探討難題，通常只陳述正反意見，缺乏鮮明立場。
▲《橄欖》過於自由開放，容易使不良思想滲透。

編者按：

你對以上的批評有什麽意見？是否贊成？請聽一聽他們對《橄欖》又有什麽看法，他們不是教會的長者，也不是什麽專家或權威，但他們的感想和批評是眞實的，是深切的，因爲他們都是曾經爲《橄欖》默默耕耘的先驅！

蘇詠昌先生，曾於一九七五年任《橄欖》總編輯，在港大文學院畢業，後就職廉政公署爲期兩年半，約滿後，在香港一間中學任教一段時期，現在到了夏威夷唸教育碩士學位。蘇弟兄雖身在海外，對《橄欖》仍十分關切，不惜迢迢千里寄快信來給我們意見，我們十分感謝他。按：文章是一份寄給總編輯的信函，爲了保持原文的眞摯，我們原稿刊登，故內文有第一人稱的寫法，請讀者注意。



「橄欖」曾是我屬靈生命重要的一環：中五時我就有機會閱讀她，故此難免對她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既然與她的距離如此的接近，對她的意見便往往是成見了。此外，我覺得歷史的發展有如SISYPHUS 的神話。每一代都難免要「從新開始」。橄欖未來的道路，始終是妳們這一代走出來。相信妳會同意，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才是寶貴的。

故此對妳提供的大綱，我只就以下三點簡略訴說一下，希望妳們會用得著。

橄欖回顧專文

甲、從團訊到團刊

七三年之前，「橄欖」是一份典型園內互通消息，心訊的興趣刊物。在七三年，職員會通過將她明文列爲團契的團刊（"OFFICIAL MAGAZINE"），除增加製作的成本外，並免費郵寄與香港每一間教會。

這改變源於筆者一個個人經歷。當我七一年入大學時，從團契的講壇不時聽到「教會對C.A.（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批評或誤解」這一類的話。所得的印象是不少教會對C.A.有偏見與及在教會圈子裏流傳著不少有關C.A.不利的話。

乙、七五年的改變

發動以上的改變之初，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會覺得我的態度頗冷淡，原因是我眞的不知道這變是好是壞。

七三年的改變好處可能很多，但並不顯著。可是不利的發展却至少有兩方面：

㈠團契財政負擔加重

㈡團友來稿續漸減少，以致編輯對橄欖的內容的直接控制越來越大：有點像七〇年代初期的「學苑」。

有關導至第二點的原因是複雜的。因爲團友來稿其實一向已不多。而其中亦極有可能滲雜了一般教育因素：例如功課壓力日重，同學語文能力有不如前之感。此外，七三年後，橄欖日趨「華文化」，但七三年以前，團友的抒情文章大多是以英文寫的……當然，橄欖的「外圍化」也許也阻嚇了一些「躍躍欲試」但又未有充足自信的團友。

無論主要原因是甚麼，七五年的改變使以上的兩個發展成爲方向。那時的論點已提升到另一個水平：

究竟橄欖是C.A.的，還是屬於香港基督徒知識份子的？

七二年暑期，當我被選爲團契主席後，便就以上所得特意走訪了一些教會。結果却是一般教會根本對C.A.的存在不大知情，更遑論誤解或批評了。其實當時對C.A.有認識和有正、反面關心的教會長執，只是寥寥十數人。

看來滑稽，但事實却是這樣：那時我們一方面談C.A.在教會、社會的時代使命，另一方面與教會毫無聯絡。

改變橄欖主要是爲二者安排一個見面的地方。當時所得的成就難以「量化」。但回應是有的，可惜我們始終逃不了未能「後繼」（FOLLOW-UP）的厄。

就七五年後的發展，答案是明顯的：橄欖漸從一份學生刊物，變成爲一部分畢業生的喉舌。內容也漸由"CAMPUS CONCERN"轉爲"COSMIC CONCERN"。從閱讀橄欖已不再能知道C.A.的面貌。

判斷以上方向是正是誤，可能只有正反二面。因爲這是屬於一個"CLASH OF VISIONS"的問題。是「PHILOSOPHICAL」的。

但判斷以上方向的實際可能性，則不同。以下四點，不妨考慮一下：

㈠：橄欖現時的方針是妳們的異象嗎？抑或是繼承別人的異象？

㈡：編輯應對刊物內所提及或討論的理念或事物有起碼的「知度」或掌握，不然則毫無"EDITORIAL POLICY AND RESPONSIBILITY"可言。「文責自負」便成爲一種逃避。同時亦不會有一個"RATIONALE"去答辯讀者的批評。

㈢：橄欖源於C.A.，人力及資源也大部分來自C.A.。所以若眞的要改變「橄欖」的性質，則同時亦應要改變這關係的性質。就近年橄欖的內容來說，她仍是C.A.的團刊嗎？若名實不乎，有沒有人想過「責承」的問題？

㈣：「媚俗」當然有失學人尊嚴，但脫離群衆則往往是「孤芳自賞」，甚至不能生存。「橄欖」與一般團友的關係怎樣？

丙、個人感想

一個廿歲青年人的園地，已成爲了一個廿多卅十歲人的論壇。我以前所認識的「橄欖」似乎不復存在。若今天有人問我：「十八、九歲的大學生信徒現時的憂喜愛惡是甚麼？」也許我只有翻翻十年前的「橄欖」。

同時，我也不明白：爲甚麼找寫"COSMIC CONCERN"的人不難，但找籌劃一份能承擔這重要任務的刊物的人那麼的不容易？

李思敬先生，曾於一九七五年任《橄欖》總編輯，那一年亦是《橄欖》刷新的一年，由一份團契的官方刊物蛻變爲一份正式公開發售的雜誌，李弟兄於第十七卷第一期《橄欖》的編語亦詳述了弟兄姊妹的理想和遠景，李弟兄曾親身經歷了守成與創新的甘苦，他的批評自是中肯而誠摯，堪作我們現屆編輯的忠告。

不知是湊巧，還是神謀志合，李弟兄於港大文學院畢業後，同時到廉政公署任職了一期合約（兩年半），然後往外國繼續深造，現在在愛丁堡大學攻讀神學。

《橄欖》編委會願意就過往六年作嚴肅的自省，這是十分成熟的決定；因爲要坦誠回顧，接納不同的批評，而不是借檢討之名來一次沾沾自喜的慶功宴，實在需要莫大的勇氣和信心！能夠努力正視實況，却又同時誠懇剖白自己的信念，更需要有寬濶的胸襟、忍耐與仁愛。編委會既然決定這樣行，祈求主賜下聖靈豐滿的果子給您們。

若要追溯《橄欖》公開發行的始末，也許其中一項因素，是我們希望面對現實，不要閉門做車。雖然提出來便叫人心痛，但我們仍得承認，不少時候我們只會自問自答，許多"文字事奉"只有自家人才看得懂；時間金錢擺上了，但所建造的是否經得起溫室外的風吹雨打？（遑論火的試驗？）自己製造問題然後自己解決，聽來頭頭是道，但恐怕只是自欺欺人吧了。《橄欖》公開發行，最低限度可以讓港大團契的弟兄姊妹的意見和教會其他弟兄姊妹的意見互相溝通，教會內不同的意見可以彼此瞭解。《橄欖》不是港大團契的一言堂，相反，她希望覆行的是"論壇"和"橋樑"的職責；因此，她不再是港大團契的"官方雜誌"（"OFFICIAL MAGAZINE"），而是港大團契出版的"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從這角度看來，我想《橄欖》並未有負衆望！誠然，我們必須感激許多港大以外（或學生界以外）的作者和讀者努力參與，恆心耕耘，才有交流對話的可能，在此我要特別表示對馮煒文先生的謝意，從"主愛中華"、中國專輯、工人福音，以及"是非黑白"、"屬靈氣質"，馮先生表達的看法都是不討好的逆流；儘管我這樣說會招惹許多人的反感，我仍覺得，馮先生的言論確實可以提供讓我們反省的地方；這不是說我欣賞他的語調，或贊同他的觀點，但平心靜氣來說，《橄欖》需要這樣的作者，我也希望馮先生赴日內瓦履新後，不要忘記與福音信仰的弟兄姊妹保持團契。

這也涉及《橄欖》是否會流於自由放任，容易令不良思想滲入的問題了。我們不能否認，較諸普遍教會雜誌來看，《橄欖》開放的程度是"脫離群衆"，因此我們也可以體會，部份在主裏的長者要警告年輕弟兄姊妹不要讀她！但我不同意的也正是這種過份保護的心理：我們的讀者若是專上同學、畢業生或長者，大概在教會內外，他們也一定接觸不同的思想學說，神學上如是，政治上也如是。我們"開放"的原因，不是爲了"厭煩純正的道理"而找尋新鮮刺激，而是爲了正視現況，面對難題。76年中國專輯出版後，一位我認識並尊敬的主內長者來信，提及我所撰寫的編語中，部份語調有"統戰"口吻，（我那時是說「基於印支半島的驟變，香港的信徒也該察覺，可作準備的時間不多了。」）他當然不會誤會我是共黨滲透份子，但我也覺得不能因爲避諱之故而不提"準備"一事，我所後悔的，是當時年少氣盛，沒有好好回信給他解釋這事。

這樣的開放是否太沒有立場呢？這便關係到辦雜誌作傳媒的一些原則，同時也跟港大團契的章程規則有關。我不打算在此討論這兩點。但我却想指出有些時候編輯的立場是肯定的，只是當其他人持不同立場時，便順理成章的認爲《橄欖》沒有（他們的）立場了。讓我再提一個和76年中國專輯有關的例：唐佑之牧師的文章是那一期裏的"逆流"，他對在共產無神政權下福音教會的前途不表樂觀，我想他是對的，（尤其在讀完31-32期《橄欖》訪問中國基督教代表團的文章後，我更認爲不應對前景過份樂觀！）編委也希望在連串"積極"的討論後，以較嚴肅或清醒的"冷水"作結束。但79年暑假我在香港見到唐牧師，才發現他並

不是這樣看我們的編排：他表示很明白自己的文章觀點不合潮流，因此令編委會十分爲難，登也不是，不登也不是，故只好塞在末尾算了！可惜當時匆匆別過，只留下我在心裏暗暗叫冤！我在這裏提出這例，也是希望日後編委的立場應更明確表達，就算別人要不同意，也不會誤會了相反的意思！當然，我們當時中國專輯的編委立場和所有作者都不盡相同，我們希望提供討論的場地，而不是要宣傳自己的看法。

這樣的開放，注重理性討論會不會破壞多於建設呢？我以爲這得看我們的出發點。若我只許自己的一套道理居中，不容許任何合理的質疑，那麼，鼓勵討論當然會“拔出、拆毀、毀壞、傾覆”！我們應記得，眞理是不怕考驗的，“破壞”在一些情形下也許是需要的（雖然也是頂痛苦的——試看耶利米先知），傳統的信念若經不起風雨，勉力維持也捱不了多久，但有久遠價值的古老眞理，却只會在飽歷風霜中越呈堅穩！再者，我覺得坦誠對話應可帶來在基督愛裏的接納及瞭解。一直以來我對北美福音派“聖經無謬誤”的爭辯經過都不大感興趣，我想教會內外應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辦，不應在這些“家譜的空談”上浪費心力，挑惹紛爭。然而八一年九月四日《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編語却令我雀躍不已，因爲據報北美福音派爭辯這論題的雙方，在多倫多舉行了一次開心見誠的會議。出席者包括富勒（FULLER）、三一（TRINITY）、惠斯敏特（WESTMINSTER）、維眞（REGENT）及惠敦（WHITON）等二十七間神學院代表，會議上不再是叫罵或扣帽子，而是自承偏見、明白對方、正視問題。若《橄欖》要執行建設任務，就應該是醫治、和好的任務。

基於這原故，我以爲編委要提防的不是據理力爭的文章，反而是一些偏激的意氣。這也是我對30期的漫畫不敢苟同的原因；我想這樣諷刺前往北美的華人牧者傳道，不單失却尊重和禮貌，更涉嫌犯了「一竹篙打成船人」的毛病。況且，我們是誰，敢判定往北美去的傳道人都是跑自己的路？其中沒有一個是眞正奉神差遣？求主鑒知我們論斷的心；有人去，有人留下；耶穌對彼得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願共勉之。

最後一點，有關《橄欖》是否過於偏重社會性問題而忽略了許多基要屬靈操練方面的事，我以爲這看法很對！第一，既然其他屬靈的刊物多半談的都是讀經小品或靈修心得，《橄欖》便不用錦上添花了。第二，既然普遍教會中少提社會性的問題，但信徒日常生活不能逃避這大堆的挑戰，《橄欖》能在這缺欠中稍盡棉力，也是應該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基要屬靈操練應要在社會實況中進行才有眞正價值！一向以來，我們忽略舊約的信息，才會只見教會（或只見團契？小組？）而不見社會；我們認爲神學教義只會叫人自高自大，因此我們也缺乏了一個合聖經的世界觀，讓我們的愛心可以造就四圍的鄰舍。《橄欖》不是以社會意識爲主，她是鼓勵基督門徒要把十字架的道路走在人群中，而不僅是在山上夏令會感人的短詩時間裏。

無疑，《橄欖》有她不少的限制、缺點、幼稚及偏激的地方，但我們要把握她特別的角色，以誠懇及正直的心來承接主所托付的生命。我們亦不用跟海外的雜誌比較，畢竟他們的處境和資源，以至目的和責任都和我們不同。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與其他人看齊，與大夥兒同隊：最終的評斷，是我們誠實向主的忠心。一方面我們謙虛受教（這是我們一班“初生之犢”所欠缺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有保羅的志向，“但判斷我的乃是主”。（這又太容易成了反叛權威的藉口。）這也不單是編委的目標，同時也是作者和讀者一同努力的方向。最後的評價，不是從別人或自己而來；我們要思想的仍是審判台前的交賬呢！

陸順樑先生是一九七七年度《橄欖》的總編輯，港大畢業後，在一間中學任教一年，現在在銀行工作。陸弟兄現仍參與《橄欖》策進委員會，幫忙推動《橄欖》工作。很多謝他在文中對《橄欖》的特色作了概括的描寫，也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見。

雜誌的內容，往往受雜誌的編輯影響，編輯的思想傾向，反映於雜誌的文章風格中。同樣，一本由大專基督徒所辦的刊物，表現出我們對信仰的態度、認識、體驗和反省。同時，信仰既然與生活不能脫節，「橄欖」的文章，也是我們面對生活各方面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

「認中」

回顧過往十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接納爲職員國之一，中國共產黨政權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在港大校園（可以說在大專界）興起了認識中國（特別是共產中國）的風氣，我們探討中國問題，並不是跟風；面對這「認中」風氣的冲擊，使我們覺察到我們既是天國的子民，我們也是中華民族的成員，信仰既然不能與生活分割，我們就必須要問到底信仰與國家民族的關係及意義在那裏，基督徒對國家民族有何責任。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是否互不相容，基督徒如何向共產主義者見證信仰。在過往幾年，談國家、民族、政治等問題，很容易給教會的弟兄姊妹投以怪異的眼光，像有點不「屬靈」似的，更甚的是被指爲別有用心，信仰出了問題，在教會中散播不良思想。然而，本着對信仰認眞的態度，我們嘗試就國家民族問題找尋出路，這嘗試最明顯是見於第七八期合刊，「中國專輯」之中。

幸好我們漸漸獲得教會弟兄姊妹的諒解，近年來，香港教會也開始正面地談論基督徒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近兩三年來，由於中共政權的大變更及路線上的改變，「認中」運動的冲擊力已十分微弱，隨着新一代自私功利主義的抬頭，校園內已很少討論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然而，一九九七年逐漸迫近，我們又豈能不進一步探討基督徒如何在中國共黨政權之下生活呢？寄望「橄欖」能採取主動，堅持「認中」的方向，在基督徒圈子中喚起弟兄姊妹注意這問題，更希望「橄欖」能對校園裏的同學起一點影響。

「關社」

「認中關社」，是七十年代學運的主流，身處校園，不容我們不認眞思考基督徒的社會責任，香港福音派教會多着重個人靈性操練，個人之品德修養，把信仰及生活抽離社會現實，孤立地看信仰的實踐，對於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往往避而不談，若稍談論到信仰的社會性實踐，很容易便被視爲「社會福音」異端。

面對「關社」潮流的挑戰，「橄欖」積極的找尋如何在社會環境中實踐信仰，我們曾刊登了許多基督徒社會責任的文章，也曾嘗試分析社會現象，討論一些社會問題（如教育制度），報導了一些「關社」行動及弟兄姊妹參與這些行動的感受，雖然也因此引起部份教會弟兄姊妹的不諒解，指「橄欖」被別有用心者滲透，但我們對信仰原則的堅守，對信仰如何在社會層面實踐的熱切探求，「橄欖」的讀者是有目共覩的。

「理性」

讀者常說「橄欖」的文章很硬，任何問題都從理性分析入手，這可說也是「橄欖」的風格之一，我們部份的文章眞有點像「論文」似的。從理性的角度反省信仰，不在於文章像不像「論文」，而在於我們是否有系統地、邏輯地去理解自己的信仰。中學時代對信仰的理解，往往是教條式的，長者如此教導，我們便如此的信，讀聖經時也只直覺地問神在這裏要對我說些甚麼話，而沒有從字句的意義、上下文意、時代歷史背景入手去解釋聖經。書唸多了一點，年紀也長了一點，進了大學，治學的方法也不再是背誦、強記，而是從了解思想系統入手，於是，在學術上的認識便周時運用於對信仰的理解及分析之中，信仰與學科的關係、理性與信仰……等問題，便常見於「橄欖」之中了。

幼嫩而未有定形

怎樣的人辦出怎樣的雜誌，正是「橄欖」的眞實寫照，受着學運潮流、學術風氣冲擊的「橄欖」，內容以「認中」、「關社」，理性地反省信仰爲主；然而，在這幾方面，「橄欖」仍然表現得十分幼嫩，「認中」的立場始終未能明確，「關社」的理論基礎還未建立得穩，特別在如何分析社會現象，如何參與及發展社會行動方面，更是少有觸及。

我們對「橄欖」的不成熟不應加以苛責，因爲辦「橄欖」的只是一群學生，他們用課餘

的時間辦雜誌已是不可多得；再者，每一位編輯在正常情況下最多只能在「橄欖」事奉三年，故此，也談不上甚麼長遠計劃、思想系統及路線發展等問題。如果要把「橄欖」提昇爲知識份子中的基督教信仰呼聲，就必須由畢業生負起辦「橄欖」的工作，作全時間的編輯。

開放的園地

「橄欖」另一個值得珍貴的特點，在於它是一個公開的園地，只要來稿來函符合福音派信仰，堅守聖經原則，稿件或信件並不會因爲意見與編輯不同而被「投籃」，只要存理性開放的態度，堅守信仰原則，眞理是越辯越明的。透過不同意見的互相砌磋，使我們對信仰有更深入的體會。

結語

在現今校園瀰漫着一片自私功利的風氣，貪吃好玩者夜夜笙歌，搶錢派多份兼職補習，讀書人不再談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責任的的時候，「橄欖」實在有責任做一個社會良心，喚醒弟兄姊妹免受此等風氣迷惑，正視信仰人生。

謝準慶先生，則在一九七八年任《橄欖》總編輯的事奉，他在港大唸醫學院，醫學院的功課異常沉重，他一面唸書，一面作總編輯，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無可置疑，這種事奉的動力是來自一熱切反省信仰、追求眞理的心，也許，亦反映出《橄欖》有它特殊的價值，叫弟兄姊妹願意付上代價。

謝弟兄一直十分關心《橄欖》的工作，也經常爲《橄欖》寫一些文章，現時仍舊在《橄欖》策進委員會（由畢業生組成，功能是守望和策劃《橄欖》的路線；工作）推動一些幕後的支持工作，實在很有資格反映他對《橄欖》的感受和評價。謝弟兄現任九龍伊利沙伯醫院醫務衞生主任。

「橄欖」自一九七三年起，從港大團契的一份通訊變成一份雜誌，又在一九七五年開始公開發售，至今已踏入第七個年頭，筆者曾在不同的階段，參與「橄欖」的工作，經歷過由學生出版一份雜誌的各種困難，有經濟上的、人手上的和經驗上的缺乏，然而，今日「橄欖」畢竟仍然能夠在一群關心的讀者手中出現，實在是神的恩典。曾經參予「橄欖」的人相信都會同意我的講法：就算「橄欖」對讀者的益處微乎其微，「橄欖」至少幫助了參予出版的一群弟兄姊妹，在信仰、處事、文字工作訓練等方面，我們都得到很大的益處。雖然如此，我們有時仍然要問：「面對着這麼多的困難，「橄欖」有價值繼續出版嗎?」有反對的人認爲，「橄欖」在大專基督徒信仰上所造成的害處比益處還多；這是事實麼？

回顧過去「橄欖」刊登過的文章，有頗大部份是觸及一些較敏感和具爭論性的問題，例如中國的政治，基督徒社關，神學上的疑惑等，其中部份作者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會被認爲是過激的，離開了一般基督徒所認許的「謙和」風格，因此惹起一些人的反感。筆者覺得「橄欖」之所以擁有這個形象，並不是編輯們故意製造的，而是因爲在大專界中確實存在了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確實也需要一些眞切的答案，這正是「橄欖」所要扮的角色，要將這些問題反映出來，同時也把各樣不成熟的答案提出來，互相溝通和討論。批評的人也許有兩種意見：㈠這些敏感和爭論性的問題最好不要思想，因爲思想的後果只會引致喪失信仰。㈡眞理是啓示出來的，並不是愈辯愈明的，辯論只會引致混淆。對於第一種說法，筆者要提出一個事實：「眞理的問題是需要眞實的答案的。」對於眞實存在的問題採取迴避的態度，只會妨礙信仰的實踐，儘管思想未必能找到答案，至少也加深了我們對問題的了解，反省信仰在這些問題上的意義。對於第二種說法，我們要知道：「橄欖」提倡討論不是因爲相信眞理會必然地從討論中走出來，而是相信弟兄姊妹需要溝通，即使有人相信他擁有眞理，仍需要透過討論去溝通出來；一些自以爲擁有答案却不屑去說服別人的人，從好處想則會認爲他驕傲；從壞處想，這可能是爲了掩飾自己的無知罷。筆者說了這一番話，並不是表示「橄欖」的

論壇沒有缺點，公開論壇不等於鼓勵不負責任的言論、姿意批評和毫無信仰原則的立論，「橄欖」編輯們仍需在倡導良好的討論風氣上更加努力。總的來說，作爲一個論壇，倡導討論風氣是「橄欖」最獨特的角色，也是必須堅持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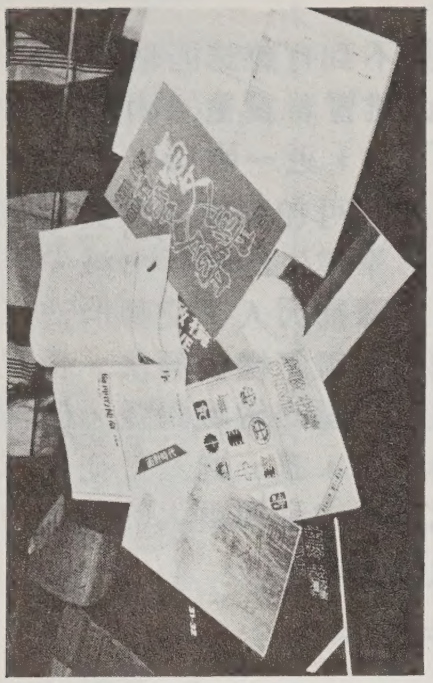
過去「橄欖」的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反映大專基督徒的信仰經驗。反對「橄欖」擔當這角色有一個理由：信仰經驗分享式的文章，在許多基督教雜誌都有刊登，「橄欖」刊登這類文章並無獨特意義。其實事實不應如此，大專基督徒既然在知識和生活實踐上有着許多衝擊，而這些衝擊又不是其他基督徒所遭遇到的，爲甚麼沒有一些獨特的信仰經驗可以分享呢？這類文章的缺乏可能反映出一個情況：今日的大專基督徒已不注重反省個人主觀的信仰經驗，而只着重客觀外在的理性分析；原因可能是我們覺得個人主觀的經驗是較爲不可靠的和不眞實的。這種觀點其實是把眞理片面化了，人和神的關係不是止於認知的層面，而是知、情、意的全面投入，偏重了認知而忽略了其他，會使我們的信仰缺乏深度，難怪乎許多人慨嘆今日的大專基督徒處事只重理性分析而缺乏投入，這種態度是需要我們作一個全人的反省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大專基督徒的信仰經驗多是負面的、消極的，他們所遭遇的都是挫折、徬徨、疑惑，我想事實並不是如此，但是即使是眞的，難道就不應把這些經驗表達出來，讓我們嚴肅地去面對麼?!神把我們放在這些負面的經歷裏，也許有更深的眞理要我們去學習。

「橄欖」由學生來出版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優點在於它能因着學生的背景，不必受制於某一既定的立場和傳統上，可以有更多自由去探討問題，提出未成熟的意見，而學生較爲理想化和滿有衝勁，做事有更多膽量和勇氣，不至於畏首畏尾。缺點則可能由於經驗和知識不足而流於膚淺，學生時代的反叛情緒會形成對事物的看法流於偏激。在編輯出版工作經驗傳遞方面，由於學生身份每年都有畢業生，編輯的人手一代換一代，以至無法累積經驗，影響到雜誌不能隨時日而逐漸成長，更不易有長遠的計劃。這些優點和缺點，實在無法完全平衡，而事實上，若果學生們放棄了「橄欖」的工作，在目前見不到有雜誌能取代「橄欖」獨特的角色，因此雖冒着重重的困難，也盼望能把「橄欖」辦下去，近一兩年來「橄欖」的人手較爲充裕，應該可加強學生負責專題的質和量，另一方面，畢業生的參予可減少經濟上的擔憂，並且可以彌補因人手交替所造成的不穩定性。不論這些困難怎樣去解決，希望能保持「橄欖」對探討問題的敏銳觸覺，保持對信仰求眞和實踐的態度，讓一群基督徒知識份子，在現今的時代環境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覆行神所給予信徒的使命。

後記：

《橄欖》的確還有許多瑕疵，就以上的回顧和檢討，對《橄欖》面前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和提醒，歸納來說，《橄欖》是一個自由的論壇，有它一定的特色，也起一個帶動和刺激的作用，扮演着時代的先知，然而，《橄欖》有時候不竟像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有它的偏激和意氣，同時，以上幾篇感想也詳細地暴露了《橄欖》的缺乏和困難，也正好說出需要弟兄姊妹在禱告、奉獻、訂閱各方面大力支持。作爲一個總結的說話，《橄欖》到目前爲止，仍然擁有它的特色和存在價值，祇是，它需要追求進步的地方還有很多。

如果你對《橄欖》有任何意見，請你寫信來告訴我們。



談橄欖的苦與甘

掛劍

《橄欖》是一個小心眼的情人。

選擇了她，你便得「從一而終」，不可「三心兩意」。從比，以往一段風流快活的日子便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既恨她的專橫，却又不捨得離去。於是，我們只好認命！這是「自由戀愛」的代價。

×× ×× ××

從很早開始，《橄欖》編輯就已經戰戰兢兢地領受了一個使命——認眞的探討難題，誠懇的面對信仰。我們深信唯有透過深刻的反省，才能使我們更有效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更有力量去面對時代的挑戰。

誠然，這個社會並不要求我們認眞的去思想，大學也不是一個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地方（請原諒我這樣說），但我們却不能因此而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假如知識份子是對生命不斷反省的人，一群基督徒知識份子就更應如此！

對於讀者、對於自己，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透過《橄欖》這片園地，讓大家可以自由地探索，開放地討論，從而認識自己與神的關係及與這個時代的關係。

悲劇是永遠新鮮的！

參與《橄欖》事奉愈久，我們發掘到的問題便愈多。一些以前我們奉爲奎臬的觀念或傳統，現在都要重新加以考慮。就以倫理問題來說，許多基督徒都抱有是非黑白的態度。一群編輯在處理「基督徒倫理特輯」這個專題之前，可能也有一些很簡單的概念。可是，當我們嘗試深入去探討的時候，我們便發現這些問題背後的複雜性，並非如表面一般簡單。因此，在「說謊話可以嗎？」一文之中，我們大膽地提出了心中的疑問：「我們肯定基督徒要誠實

，但是否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一成不變？」(註 1)。

此外，基督徒有甚麼社會責任？基督徒應否參與社會行動？基督徒應否把自己的倫理觀念強加在不信的人身上等等，都是我們所要問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明白這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處理這個特輯最大的收獲，或許只是讓編輯和讀者認識問題背後許多錯縱複雜的關係，因而有一個開放的態度去繼續討論，不會輕率的妄下判斷。

×× ×× ××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人都是喜歡安全感的。當我們服膺傳統、跟從權威的去過生活時，我們會有胎盤中的穩妥；當我們不假思索的去接受一個簡單的答案時，我們便避免了許多思想上的冲擊。

可是，《 橄欖 》的編輯却好像有意和自己過不去，偏要凡事反省、凡事探問。

因此，對我們來說，悲劇是永遠新鮮的！

當我們放棄了別人爲我們安排的路，拒絕了教條式的答案時，我們便開始踏上了冒險的旅程，同時也踏出了安全的地界，就像船離開了港口一般。我們經歷到的是一連串的發現、迷惘、拆毀、肯定，然後又是新的發現、新的迷惘……不過，也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經歷到別人所無法領會的人生意境。

×× ×× ××

我們也知道單獨的清醒是難奈的，因此我們嘗試把困擾着我們的問題帶回教會與弟兄姊妹交通。可惜，我們所傾談的話題總有點格格不入，他們所關注的事情與我們所關注的有那麼一大段距離，他們又好像未能察覺某些問題的重要性，甚至未能進入我們的世界。雖然，他們都可能是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們也嘗試着去瞭解、給予支持和鼓勵，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彼此總是無法溝通。另一方面，教會許多單一的、觀念化的教導也無法滿足我們渴慕眞理的心。在疑惑重重之餘更加添了無法對話的痛苦。

花果凋零說教會

許多人批評《 橄欖 》過於偏激，其實我們也是逼不得已的，我們的激動，來自對教會的失望，也來自對教會切膚之痛的愛！

環顧現今的華人教會，可說是滿目瘡夷——派系林立，壁壘森嚴；內部鬥爭，分裂了神的身體；貧弱的教導，造成了信徒的營養不良。而我們這一群自認爲正統的福音派信徒，觸角又似乎特別遲鈍、反應也特別緩慢，就以「關社」爲例，討論了十多年，還是依然故我。好像一個人行了十步，然後倒退九步半；再行十步，又倒退九步半，費了許多氣力，才勉強的前進了一小步。試問有那一個醒覺的基督徒能面對教會的現象而不感到痛心呢？

未加入《 橄欖 》工作之前，還不知道教會許多問題，對教會仍存有一些幻想。現在，我們開始瞭解到在教會一片和祥之氣的背後，隱藏着許多急流暗湧。

要對教會（ 或基督徒圈子 ）一切對外對內所作的事情，作一個全面的反省，就像挖自己的瘡疤或挖最親愛人的瘡疤，很痛，眞的。但我們不能不下手，因爲我們很清楚這是神的要求和命令。

×× ×× ××

查理士狄更斯在他的《 雙城記 》裏面有過以下的一句話：「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或許我們可以把他的話修改一下：「這是一個平靜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冷漠的時代。」的確，冷漠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不幸的，它也成爲教會和基督徒的標誌。

七十年代的學運高潮過去了，校園已回復一片沈寂，非基督徒再沒有向我們的信仰提出正面的挑戰，難道這樣我們就可以握手稱慶，享受安逸的生活嗎？絕不！我們不能因此而退後，這是靈魂的墮落！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聰明的敵人，他雖然沒有正面的攻擊我們，却暗中擄去了不少基督徒的心。他的名字叫「享樂主義」、「物質主義」、「符碌主義」(註 2)。面對着如此狡滑的敵人，我們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嗎？可惜，今天許多信徒已經脫下武裝、放下武器，甚至沉沉睡去了。

在這個冷漠的時代，我們願意《 橄欖 》扮演一個先知的角色，以微小但堅決的聲音，去喚醒更多信徒。

我說我們的聲音是微小的，因爲我們的讀

者也是少數的。在大多數人都安閒渡日的時候，敢言、直言、勇於探討難題便被指爲離經叛道，應該敬而遠之，或被視爲滋事份子，不值一提。有時我們感到在基督徒當中所遭受冷淡的對待，比向不信的人傳福音更甚。

天生不足　後天不調

若論人力，《橄欖》只能算是一個先天不足的低能兒。

我們所有的編輯都是學生，這已是一個嚴重的先天性缺陷。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裏，以一群學生有限的經驗、有限的學識，要有深度的去處理一些文章，經常是超出我們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舉例來說，我們從前曾經嘗試處理「同性戀」這個問題，並且希望從聖經、心理學、社會學及中國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去探討，我們希望向一些在這方面有研究的弟兄姊妹約稿，但在基督徒的圈子裏，根本就缺乏各方面的人才，特別在學術的範疇，少有人肯在理論層面下功夫。在搜索枯腸、遍尋不獲的情況下，我們只有放棄。

這是我們經常要面對的挫折。

××　　××　　××

某一晚的編委會，我們討論一九九七這個問題，大家都很希望探討基督徒在這件事情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開始時，大家都興緻勃勃、滿懷熱情的投入討論，一時意見紛紜、莫衷一是。但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思路逐漸清晰，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以我們現時所掌握的資料，還沒有足夠的條件去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可笑的是我們花了一整晚的時間，只有一個發現，就是自己的無知。更痛苦的是下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又要爲另一個主題而掙扎。

多少個晚上，當同學們都已回家休息的時候，我們仍留在淒清的校園，進行一般人眼中所認爲「不人道」的會議。

明天要交功課了，今晚還要趕寫文章，個中滋味，眞不足爲外人道。

遇着稿件不齊，出版日期又逼近眉睫，更加心急如焚，一如熱鍋上的螞蟻。

假如一時不愼，出了一些意外，又加添了一片愁雲慘霧，連上課也不能專心了。

這些都只是編輯生涯的一鱗半爪。

××　　××　　××

在這些不利的條件下，《橄欖》不但是先天不足，也是後天失調的。任誰只要看她一眼，也可以指出她許多缺點。不過，無論她怎樣醜陋，怎樣愚拙，她的志氣却是不少。

作爲她父母親的一群編輯，每當接到一期新的《橄欖》時，就像抱着一個初生的嬰孩，端詳了一會，又再仔細看一會，便不禁產生一種對生命的驚歎。

××　　××　　××

在認識到我們的種種限制之後，我們更不敢倚靠自己的力量了。假如說，《橄欖》在過去廿年來，多少發揮着一點影響力，那也是神的恩典吧。

每一年在新舊交替的時期，《橄欖》都會出現人手不足的危機，但每一年都安然渡過。只要神仍要使用這份雜誌，祂必然保守，在此我們要學習信心的功課。

最近又有一群新鮮人加入《橄欖》的行列，他們的笑容像陽光，散發着青春的朝氣。懷着一點戰兢，一點自信，他們勇敢地迎接前面的挑戰。但願前人的腳步，可以作爲他們的參考，不足以成爲他們的羈絆。我們衷心的希望《橄欖》的事奉能成爲他們邁向成長的階梯。

××　　××　　××

在這個冷漠的時代，在這個不愛思想的時代，《橄欖》並非靈魂的療養院，並非手術室，而是——靈魂的戰場！

（這篇文章的內容乃綜合三人的意見，由一人執筆而成。由於三人都是第三年在《橄欖》事奉，曾經擔任過不同的職位，因此，他們的感受，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反映出一般《橄欖》編輯事奉的苦與樂）

註1：「說謊話可以嗎？」一文刊登在第卅一、卅二期。讀者欲知詳細內容，可翻閱原文。

註2：「符碌」一詞在大專界非常流行，出處不詳。一般指不認眞、不嚴謹、得過且過的態度。

叛逆

文竹

学生專欄

編者按：

學生專欄先後刊登了關於差傳和人際關係的文章，當然這些都是大專信徒所關注的問題，但若沒有本期的文章主題——大專信徒與教會的關係，這個專欄便不算完備。

是的，當信徒從中學跨進大學，他所要面對的，不獨是新的學校、新的同學、新的課程，還有不同的思想方法、處事態度、價值取向。這就帶來了新與舊的思想衝突、觀念矛盾。因此，在教會裏，我們常常可以找到對教會處事方式不大滿意，甚或出言批評的大專信徒。教會牧者長執對這現象的反應通常是：「他們是不守紀律、肆意批評教會、讓知識沖昏了頭的叛逆者！」我們一方面承認大專信徒普遍缺乏耐性和修養，但一方面我們也欽請長輩們多體諒大專信徒面對的困難、身受的壓力，「快快的聽，……慢慢的動怒。」

本期刊登了一位姊妹的見證，給我們縷縷述說了她所受的壓力和掙扎。盼望讀者細心閱讀，和把感受寫下來與我們分享。

還記得那一年剛跑進大學，編排入了細胞小組，認識了幾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我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基督徒。雖然他們跟我的教會弟兄姊妹無論是對信仰、對生活都有些不同的看法，但使我詫異的是，他們都是有生命力、活在基督裡的信徒。

那時我信主剛一年，只知道應該學習做一個長進的基督徒，努力讀書見證神，沒有寄望在大學裡得到些甚麼。可是處身在一個新的環境裡，沒有人教導我應該做甚麼，怎樣生活，頓時間發覺自己好像剛剛被解開了套在頸項上的繩子，仍然不敢用自己雙腿跑路的動物，只懂得獨自呆呆的站着。這種面對轉變而不懂得適應的態度大概就是多年來在極權統治制度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成果吧！就以從前我所參加的課外活動來說，大部份都是由於能夠符合某一特定資格而被選上，可以說是有一定的強迫成份在內。一直以來，很少有機會用自己的自由抉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現在却被安置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擺在我面前有各種不同的活動，究竟那一些才是好的？那一些不是浪費時間的活動？而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如果不是一定要參加的話，我爲甚麼不可以嘗試享受一下平靜的讀書生活？於是我努力的躲藏自己，滿足於安靜地上課、空堂時坐在休息室編織毛衣的生活。但他們——細胞小組的弟兄姊妹却在那些平淡的日子裡，讓我加入了他們的團契，使我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再一次燃點起來。

化學大樓前的草坪就是我們細胞小組聚會的地方。每星期我們都聚在那裡，談論着大家對大學生活、信仰、人生的感受。當時大家都覺得不同的教會文化是形成彼此在思想上、生活上種種不同看法的主要因素，爲了促進彼此間的了解和對基督教的認識，便作了一次巡迴教會探訪。這連串的活動對我來說實在是很新奇的體驗，雖然不能一下子習慣他們崇拜、聚會的方式和氣氛，但我開始接納一件事：基督徒沒有一款特定的形象，每一間教會也有他們對現實、對眞理的一套看法。他們的敬拜方式，對他們來說也許就是比較好的一套方式，正如我教會裡的人覺得自己那一套是最好的一樣。那時，我對自己教會的聚會形式已有點不大欣賞，總覺得是有點……，大概是有點兒呆板罷，但我仍頗喜歡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看上去是「土」一點，（無論在打扮上或言語

行爲上），但他們對事物的看法，黑白分明，對我這個初信的孩子來說，實在算是提供了一套暫且可以解決生活中許多疑難和抉擇的方案。大學裡的弟兄姊妹大多比較偏激，有時候當不大明白他們的觀點時，總覺得自己是「無知婦孺」，但有時候又懷疑他們的看法是不是眞的以聖經教導爲標準。另一方面，我心裏却羨慕着大學的弟兄姊妹，他們的生活比我自由多了，罪惡感也比我小，一些年資深厚的弟兄姊妹也沒有「靈」氣迫人，他們夠膽對一些傳統的觀念大膽批評，跟他們接觸多了，我也開始開放起來，而且越來越盼望自己能過一些自由的生活。其實這盼望在我心裡已經抑壓了多年，自從我發覺自己被迫遵守及接受許多不合理的（正式或非正式）校規以來，我心裡已渴望能過一些較少束縛和不用恐懼犯錯的生活，然而，大學生活提供給我最大享受的剛巧也是最使我失落的——自由。這裡沒有當權的人在大聲罵人，也沒有人整天盯着你的行爲，找出你犯規的地方，這種生活確實是一種釋放；但在思想和感情上，我仍然不敢開放自己，我也嘗試把自我從規條中解脫出來，例如向團友提及自己去看電影，間中破破戒，像坐在弟兄那邊的坐位上（我教會的慣例是男女分坐的）等。這些行動對很多弟兄姊妹來說，也許算不得甚麼，但對我這個習慣了馴服掌權者的人來說，却需要一股敢於表達自己的勇氣；有些弟兄姊妹開始覺得我比較開放，但他們並沒有察覺我在眞實的轉變，而我却漸漸覺得自己變成教會的叛逆者！

踏上社工訓練的路，我有更多的機會走進別人的生活裡，明白一下他們在生活上的困難和憂慮，也接觸到一套新的知識和價值觀，我很希望能把所學的社會學、心理學、社工概念與所信的道結合起來。但這並不是一件可以一下子做得到的事情，特別是對於我這個在兩方面都未能掌握得好的人來說，尤其艱難。我知道我所學的知識都缺乏一個屬靈的角度，大部份都是從人民主義的價值出發。但這種訓練却使我學習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人的問題，譬如人的軟弱和他所生長的時代環境有很密切的關係。人的思想行爲是受到很多社會因素影響着，若果我們不嘗試從他們生活的環境去了解他們，我們是無法眞正接觸到他們的。同樣地，基督徒的軟弱也不單是他本身的問題，那是與他所身處的社會制度分不開的。教會也需要負起教導和指引的責任，由社會加諸人身上的壓力也是造成基督徒種種矛盾的主要因素。漸漸地，我對自己內心的矛盾也不會一味的指責，自己的性情也回復得「人道」起來，而我更不滿意現有的教會生活，很快便由不喜歡轉到難以忍受的地步，尤其是對於那些長者和傳道人一面倒的教導。他們似乎想簡化一切問題，說服信徒「單純」地接受一套把所有問題歸根於個人與神的關係的分析方法。雖然他們所講的未必完全沒有根據，也不盡是廢話，但我只覺得那些教導越來越聽不順耳，當然他們有時候靈意解經，內容空洞也是使人難受的原因。最可悲的是我覺得他們所傳的信息和我的生活越來越遠，相反地，講者却好像和我越來越接近，大概是因爲我無心聽道，望着講台時，心裡總是跟傳道人對罵；一小時的聽道變成爲我傳道人大戰爭的時刻，當他們走下台時，我眞想問一問我身旁的姊妹：「你眞的有領受嗎？難道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可是，當自己在教會的日子多一點時，越來越不敢講一些不「造就人」的說話。而最難受的是——當我發覺他們並沒有像我感受得那麼強烈時，我只有問自己：「是我不夠謙卑，不肯受教，還是他們沒有醒過來？」

如果我嘗試計算一下返教會的得着和代價來決定自己應不應該花時間在這些事情上，我內心必定又矛盾起來。原因是有大部份時間我都是在半昏迷的情況下聚會，也許我是太疲倦了，以致無法不入睡，於是我決定了放棄返主日學，反正也不覺得有甚麼得着，多一點休息才返教會總比半醒半睡的坐在那兒好。可是，情形却沒有甚麼好轉，我仍舊無法控制自己墮入睡鄉。在這樣的情況下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慢慢的明白自己的行爲，原來我專在那些沉悶的講道時睡着的，每次當那講員開口不久我的「眼瞓症」便發作，但在他差不多講完時，我便會甦醒過來。也許我是用睡覺來打發時間，又或者是已經被制約（CONDITIONED），所以越來越不能自制了。其實睡覺也是一項頗有益的活動，它比較與傳道人對罵或自己胡思亂

想較爲有建設性；還有，這是對講員作出最嚴重的靜默抗議……。可是，當我一覺醒來時，心裡確實是沉重得很，一方面是覺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是覺得靈裡很枯渴。我只好逃避四週的眼光，匆匆的離開教會，心裡在罵自己：「我眞是反叛，不肯受教，現在這個樣子，怎敢告訴別人今天是敬拜神的日子？！」

但是，我若眞的馴服起來，我會變成甚麼樣子？大概會比現在「溫柔嫻淑」吧！凡事循規蹈矩，穿着「合適端莊」的衣服返聚會，坐在該坐的位子（即是不與弟兄並坐一列），口裡所出的是「合聖徒體統」的話（當然也包括不用所有俗語），以嚴謹的態度參加聚會，經常出席祈禱會……，漸漸成爲一個興趣是讀經、嗜好是祈禱，工餘活動是參予教會事奉的「好基督徒」。也許這些表現都是愛神愛人的行動，但是神啊！如果我不喜歡成爲這樣的一個人；如果我眞的不能忍受整個制度加諸我身上的壓力；如果我就是一個不肯遵循這些規範的人，你是否仍然接納我？

我曾經想過轉教會，但這個念頭一湧現就使我內心不能平安。雖然我覺得他們那一套並非他們所講的那麼好，而且跟弟兄姊妹沒有很深入的溝通，但對教會却有一種感情上的連繫，也說不出教會有甚麼離經叛道的地方。況且我也不能承認自己是沒有眞眞正正的活在弟兄姊妹中間，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如果我根本沒有盡力愛他們，我有權以離開教會作爲對他們的控訴嗎？其他教會也有他們的問題，我也未必能夠適應新的環境、新的制度，又怎能一下子作出這個決定？我曾經見過幾位弟兄姊妹離開教會，其後沒有人交待過他們的去向，也沒有人提起他們的名字，他們算是流失了？我又是否願意走他們那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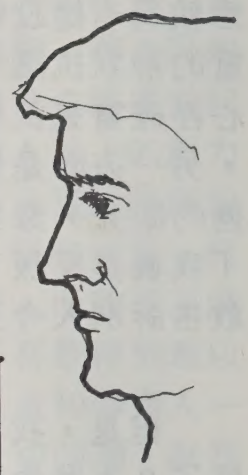
回頭一想，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很關心我，特別是當我告訴他們我的功課忙得使我頭昏時，他們對我的接納實在很高，以致我不想再用這個藉口來拒絕參與一些活動。我知道他們的確眞實的關心我，我也不懷疑他們的眞誠，但我從沒有膽量告訴他們當上星期六知道要返工，以致不能返團契時，心裡是暗暗地多麼高興，某次主日去了其他教會崇拜時，心情又是多麼興奮……。這些都是我眞實的感受，雖然我並不一定要說出來，但爲甚麼我是這麼害怕表現自己的另一面，我常常怪責別人沒有膽量吐眞言，但爲甚麼自己却不敢突破這些恐懼？

再從團契的發展來看，雖然沒有甚麼重大轉變，這幾年却有一些改善了的地方，單是形式上已較前活潑了一點，弟兄姊妹若齊心合力，必定能帶來更大的進步。但我是否願意把自己個人的需要置於整體的需要之下，以致能把心裡種種不滿化爲力量？每次想到自己在教會的前途，總是陷入這個矛盾當中。有時候想到現在的教會生活和心中的理想相距是那麼遠時，唯有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一個新的轉變上，這樣會使目前的日子好過一點，但有時候又不甘於現況，於是又發奮起來，立志積極投入。可是當發覺所要付上的代價實在比自己甘願付出的更多時，又使自己馬上往後退。我有永遠做不來的功課，有其他同等「屬靈」的事奉……，於是我很容易就躲起來了。神啊！我何時才能從你的角度看這個世界？何時才能甘願作你所喜悅的事？

畢業對我來說，實在引起了不少焦慮，我怕自己再不能躲藏起來。這些年來，校園的弟兄姊妹常伴在我左右，即使現在數不出有多少人他日還會成爲我的支持，（這也使我感到淒惶的事實），但昔日的同甘共苦的日子的確使自己得着支持。那時候縱然是渾渾噩噩的返教會，也不覺得自己的肢體生活是貧乏的，最低限度我知道有一羣主內的人明白我的言語，接納我的表達方式。我懷念每星期的週五聚會、我懷念信仰體驗營、我懷念星期日晚上躺在床上，向同房的姊妹申訴當日在教會的生活、我懷念……，但這一切都快要成爲過去，當我看見他們一個一個走上不同的路時，我知道最後可能只剩下自己孤單一人，我能獨立生活嗎？如果我的工作影響我固定地參加聚會時，我豈不是更孤單？我是否眞要加入流失的一群？

神啊，求你再次對我說：「我總不撇下你！」

從法律角度看同性戀行爲之管制



曦凝

自古以來，法律和道德的關係是形影不離的，而道德觀念與宗教信仰亦結下不解之緣。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人道主義抬頭，至十九世紀的科學發現使人對基督教產生疑惑，基督教在社會的影響力漸漸失去，隨之而來人在道德上亦無所適從。西方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道德抉擇自由，社會上亦沒有權威的個體或主義可供人作爲道德原則的指標。法律背後的道德意義因此漸受到人的質疑。

香港在踏入八十年代，在西方的思想影響下，報紙上的文章有很多都對同性戀者持着贊成、同情或容忍的態度，部份社會知名人士亦發起支持同性戀合法化的運動，姑勿論香港現今的同性戀的同情者有多少，香港的現存法例是否需要修改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本文將闡釋現存的法例，列舉合法化與否的兩方面意見，最後展示現時英國的一九六七的修訂法例，以供讀者參考政府可能採取的政策。

1. 現時本港的法例

本港目前的法例承襲了英國一九六七年前的條文。法例只對男同性戀者在性方面的活動加以制裁，早在一九二一年，英國國會亦有意通過一項類似的條文，制裁女同性戀者的活動，但由於該時英國正在鬧房屋荒，許多女仕被迫要共寢一床，要證明兩者有同性戀活動是很困難的，再加上社會人士對女同性戀者的道德譴責態度不及對男同性戀者強烈，因此該議案終在上議院被否決了。

本港有關同性戀的法例載於保護人身條例（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OR-DINANCE），第四十九條至五十二條，以「可恥之罪行」（ABOMINABLE OFFENCES）爲標題。

同性戀者的性活動可能有以下有幾種形式：

(1)肛門交合（SODOMY）；(2)雙方彼此自瀆；(3)口交；(4)腿部的磨擦。

針對第(1)類，法例把它包涵在一個很闊的名詞內——雞姦。法例第四十九條指出：任何人等若被判與人或動物進行雞姦之可憎行爲，可罰終生監禁。」

在英國的不成文法中，雞姦的定義是包括了肛門交合和與動物交合（BESTIALITY）的，可能是：

(1)男與男進行肛門性交；
(2)男與女進行肛門性交；
(3)男或女與動物進行性行爲。

以上第一類很明顯是同性戀行爲之一種，(2)可能是低下階層的一種避孕方式，而其實不被人認爲是罪行的；(3)是一種不成熟和令人噁心的農業社會行爲，這三類不同的行爲，在社會學上和心理學上是截然不同的性表現。因此有些人士覺得將它們混爲一談，對同性戀者已是很不公平。即使法律仍保持雙方同意在私人地方進行的男同性戀行爲是非法的，現今的法例亦應將此三類的行爲分開處理。

以上所提之同性戀行爲第(2)至第(4)類中，法律托之於非禮或粗獷非禮行爲（GROSS IN

-DECANCY）這名詞內，第五十條指出：

50.任何人等若：

(a)意圖進行以上之可恥罪行（BUGGER-Y）；或

(b)侵襲他人以圖進行上述之罪行或非禮（INDECENT ASSAULT）任何其他男性，

可罰監禁十年。

51.任何男性若與另一男性進行或意圖進行任何粗獷非禮行爲（GROSS INDECE-CY），無論在公衆或私人地方，可罰監禁兩年。

("Any male person who, in public or private; commits, or is a party to the commission of, or procures or attempt to procure the commission by any male person of any act of gross indecency with another male person . . . shall be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two years.")

52.被非禮之男性在十三歲以下，即使他同意，被告人被控以非禮罪時仍不可以對方之同意爲辨護。

粗獷性非禮行爲是不必一定要有實際的肉體接觸的，祇需兩人的行爲使人可說他們正在進行猥褻活動（PUT THEMSELVES IN SUCH A POSITION THAT IT CAN BE SAID THAT A GROSSLY LNDECENT EXHIBITI-ON IS GOING ON），以上罪名便可成立。

2. 合法化的正與反

在列出雙方的論爭之前，請留意雙方的爭論焦點在於：雙方同意而又在私人地方進行之男成人同性戀活動應否合法化（CONSENTIN-G MALE ADULTS IN PRIVATE），而非爭取任何形式的同性戀者們爲合法化，如孌童（PA-EDOPHILIAC & PAEDERAST）他們與同性戀者的心理是不同的。前者只對那些未有成人性生理特徵的年青人有興趣，後者只對小童有興趣，兩者在道德「前衞」的人士眼中，仍認爲是一項應重判的罪行。

早在一九五四年，英國政府已委派了路芬委員會（WOLFENDEN COMMITTEE）考慮同性戀及娼妓合法化問題，於一九五七年公佈同性戀及娼妓問題之佈告書，提議雙方同意在私人地方進行之男成人間的同性戀行爲合法化，報告書亦指出刑事法的目的只是要維持公安，保護市民莫受討厭或損害的外物侵擾，提供足夠的保障以防止弱者被利用或荼毒，特別是那些特別容易受害的，而不是要干涉市民的私生活或要訂立某種特別型態的行爲。報告書發表後，社會輿論討論達十年之久，才通過了以上的議案。法學家亦紛紛對此問題各表意見，其中最出名的是克特教授（PROFESSOR HART）與特復靈法官（LORD DEVLIN）最爲著名現將兩方面人士的論點羅列，以供讀者考慮自己應採取之立場：

A.反對合法化

論點	反駁
(1)人人皆有良心，可分辨喜惡是非，社會上大部份人士覺得同性戀者行爲是可憎的。	良心是受環境制約的（CONDITIONED），因此不可以它作爲準繩。
(2)刑事法是以道德爲基礎的。	無論是否以道德爲基礎，雙方都沒有證據支持其論點。
(3)社會中需有共同的政治觀、道德倫理觀，沒有共同的道德觀念，社會便會瓦解。	沒有歷史的經驗可證明這點。
(4)因此社會有權立例去對付那些會導引社會瓦解的一切。	即使社會眞的會分解便由它隨着趨勢而發展。
(5)同性戀行爲違反自然，是不道德的行爲，對社會造成危害。法律對私人的道德生活亦有權管制。	道德與否見仁見智，雙方同意在私人地方進行，與人何干？如何會對社會做成危害？
(6)法律是人民道德觀的共同指標，若把法律放寬，無形中鼓勵人進行這種活動。使社會中更多人陷入不道德罪惡的生活中。	誇張了法律對人的影響，瑞典一九四四年合法化，同性戀人數沒有顯著增加。

(7)同性戀破壞了家庭制度，而家庭又是社會的基層結構，因此間接分解了社會。例如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丈夫往往因此導致婚姻破裂。	通姦、婚前性行爲，女同性戀的妻子同樣會導致婚姻破裂，沒有理由單使男同性戀行爲非法，很多男同性戀者爲免使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着意結婚終導致婚姻失敗。
(8)同性戀者可能會由與男成人轉而以小童爲對象，傷害幼弱的心靈。	根據英國調查一百五十五名犯人中，祇有五人是對成人及小童皆有興趣的。
(9)掃蕩同性戀行爲對社會有好處，若合法化之，警方便不再有機會掃蕩此類活動。	警方根本不應干預他人的私生活，除非他的行爲會妨害公衆。
(10)在某些行業中，（如影業界），同性戀的上司可能邀請下屬與他進行同性戀行爲；若仍是非法，可以此爲藉口推辭。	要推辭有許多藉口推辭。
(11)同性戀是一種病態，在目前醫療和心理醫生不足的情況下，不應合法化之，而應以法律作爲阻嚇的方式。	治療亦未必是有效的，政府從不提供任何足夠的治療設施。

B.贊成合法化

論點	反駁
(1)每個人皆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行爲和生活方式，沒有人有權干涉他人的私生活和行爲，除非他所作的會妨害其他人。國家不能強迫他做任何東西，教育進步，人人皆有足夠的能力去作出個人判斷，政府不應以父母管教兒女的姿態出現。（以上的意見是十九世紀哲學家J.S.MI11 於 ON LIBERTY 一書中的見解）	雖然現今教育普及，但人仍未知應如何生活，政府應將最好的生活方式以法律指引市民，以刑罰阻嚇他們做不道德的事。
(2)刑事法的目的只是維持社會公安及保護弱者免受利用或侵害，而非強迫市民遵守一套特定的行爲或生活方式（詳見以上提及路芬頓對刑事法目的之聲明）。法律不應干涉那些只牽涉個人的行爲（SELF-REGARDING ACTS），那些會牽涉他人的行爲（OTHER REGARDING ACTS）則作別論。	社會中發生每一件事都會影響他人。根本無祇牽涉個人或會牽涉他人的事之分。同性戀者的心理情緒有異，因此仍影響到社會的其他成員。
(3)同性戀是否不道德，視乎個人的態度而已。即使社會上大部份人士認爲是不道德的行爲，亦不應以法律去侵犯同性戀者的個人自由，而他的自由又沒有妨害他人。	個人的自由應因大衆的利益而放棄，犧牲小我的自由而成全社會的完整和道德的清潔。
(4)將同性戀行爲列爲非法罪行，造成他們要壓抑自己，或常有罪惡感，或受恐於招致刑罰；這樣對他們的心理帶來不良的後果。	這正是法律的應有效用，使「犯罪者」（SINNERS）惶惶不可終日。
(5)非法化之可能會帶來刺激作用（CRIMINOL-OGETIC EFFECT），有些人偏要向傳統挑戰，充滿反叛精神，因此可能導致部份青年變成同性戀者。	沒有足夠證據支持這論點。

(6)目前的法律使同性戀者的關係更團結，自成一個圈子，有他們獨特的次文化（SUBCULTURE）。他們可能因得不到社會的接納，而變得憤世嫉俗，反對任何權威，孤立自己。	沒有足夠證據支持這論點。
(7)要有效地執行現時的法例是很困難的：如何證明兩人有同性戀關係，警方的執行帶有很多任意的成份（DISCRETION），法律不能有效地執行，人民對法律便失去尊重，對執法者藐視。	即使不能執行法例，法律禁止已經足夠，未必一定要有效地執行。
(8)法律未必對人造成阻嚇作用，許多人在進行此類活動時，不會因法例禁止而不去做。既然如此，立例管制也無用。	仍認爲法律是有阻嚇作用的，法律是道德的指標。
(9)合法化後警方不用多費人力物力於調查同性戀活動，可將精神集中於正常的職務。	撲滅同性戀活動亦是警方的正務。
(10)若某人的同性戀活動被抓着到證據，他可能被對方勒索，以達成他人的目的。例如歷史上某國情報人員因被人抓着了證據，若被檢控，便可被送牢獄，他因此被逼出賣情報給對方，犯了叛國罪名。要禁止罪惡反而帶來更多的罪惡是不應該的。	法律不應削足適履，犯了刑法，他便應甘心去受制裁。
(11)法律祇是進行道德的一種方式，若不向法律着手，還可藉着輿論，學校教育、社會傳播媒介等去推動道德。政府亦應設立同性戀的精神診所，協助他們戒除傾向。	法律是一個有效的推行方式，若放鬆了法律，社會的道德標準便會下降，及造成更多同性戀者。

3. 英國的法例

目前港府正考慮修改法例，委員會可能會提議：(a)維持現狀，(b)跟隨英國的法律。

英國於一九五七年發表了路芬頓報告書後，至一九六七年始通過了性罪行法案（SEXUAL OFFENCES ACT），使雙方同意在私人地方進行之男成人間之同性戀活動合法化。（第一條指出：

"a homosexual act in private shall not be an offence provided that the parties consent thereto and have attained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但以下情況仍未倖免：

(1)若多於兩人參與或在場；

(2)該活動發生於公衆場所，如公衆浴室和洗手間；

(3)若其中一方是軍人（ARMED SERVICES OR MERCHANT'NAVY）；

(4)若其中一方仍是二十歲，他們仍可送監兩年；若對方仍在十六至廿一歲間，被控者可判監五年。

英國在歐美國家中算是很遲才將同性戀合法化（法國一八〇四，俄國一九一七，瑞典一九四四，美國伊利諾州一九六一）。路芬頓報告書帶來了十年的爭辯，相信在香港這保守的華人社會中，合法化的建議亦必會帶來一番的爭論，你也逐一考慮以上兩方的論點，決定了你個人的立場，準備加入辯論吧！

訪馮煒文先生

——赴普世教會協會任職前的一席話

編委會採訪組

編者按：

馮煒文先生現任基督教協進會宣教事工部的幹事，並將出任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宣教幹士，任期最小六年，年來馮先生曾多次在本雜誌發表文章，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討論題目，我們謹向馮先生表示謝意。

在馮先生赴日內瓦之前，我們特意面晤馮先生，作一席談話，一來瞭解馮先生此行對香港教會的意義，另方面，希望透過是次訪問讓讀者更清楚馮先生個人對福音及神學的見解。

在這次討論中，馮先生提出了好些不同的看法，例如對罪的觀念的理解，以及認爲最要緊不作有錢人等等，都嘗試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言論，讀者可以對他的見解作出反應，無論如何，馮先生提出對信仰有一個較深度的理解，着實給予我們思想上一個很大的刺激性。

此外，我們還就着教會流派、福音機構、神學院、學生工作，教會前景作出坦誠的交流，對於關心教會發展的讀者來說，自有不少可考慮的地方，和繼續探求的餘地。

過去的歷史

問：請問可否告訴我們你在港大畢業以後在那裏工作？

答：我在港大畢業後，做了兩年助教，然後於一九六八年加入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做了十二年。兩年前，辭去工委會主任一職，擔任基督教協進會宣教事工部的幹事，一直到今年十月尾，會到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做宣教幹士（SECRETARY FOR EVANGELISM ）。

問：請問你大學畢業後甚麽推動你到工委工作呢？

答：我不知道甚麽推動我去做甚麽，我只知道有幾樣事情是自己不願意做的，第一，自從信仰耶穌以來，我決定不做富翁，當然我並不貧窮，只是我不想做有錢人，另方面，是不要打政府工，連自己也不清楚這種觀念是從何而來的，第三，是不願意在大學終老。那時候我有兩個選擇，一是出社會做事，一是唸 PH .D.，但無奈我無法忍受自己唸 PH .D.，結果出來工作。當我做助教時，我已經在晚上幫忙工委一些工作，例如幫助工人瞭解一些簡單的經濟及勞工法律等問題，當時工委是由一位英國女人開始，她訓練一個年青傳道人接任，但當那位英國女士要離任的時候，那位年青傳道人却決定移民加拿大，一時間，工委的工作一片混亂，而我又剛剛畢業，故此擔任了這份工作。

思想轉化

問：思想轉化，其實十二年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算短了，在這段長時間的工作體驗中，有沒有造成你思想上的轉變？

答：（停頓沈思）當然經過了十二年時間，思想上一定有所轉變，但這不代表我否定了以前的信念，建立了新的思想，祇不過對事物有了一個較深度的看法，例如對罪的觀念來說，完全不會覺得以前在浸信會、大學團契、及IVF所學的不正確，祇是看見其中的狹窄和膚淺，例如關於罪的本質的問題，一般福音派和自稱信仰純正的教派所看的都比較膚淺，論到罪多單純歸究到人的品行上，而看不見罪的問題怎樣使人與人的距離拉遠，人剝削人、人食人這些方面罪的恐怖，不單祇叫小孩子說謊甚至叫大人說謊、整個制度說謊，這算是一個思想改變的事例，要詳細地說，恐怕要寫一本書了（笑着）。基本上來說，這並不是一些新的改變，而是深度上的改變。譬如說，以往信主時教會教導不飲酒，不唱HIT SONG ，不與女孩子跳舞，現在教會再不著重這些，自己也覺得這不是基督教的東西，過去十多年是自己思想上很大的操練。

問：談及這一些轉變，我相信當時港大團契有一些所謂與你們同期同輩、同背景的弟兄姊妹，他們思想上未必有這種轉化，他們通常怎樣去看你這種思想轉變。

答：我想自己是幸運的，我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作了一個決定——不作有錢人，這個決定使事情簡化了許多，例如生活方式之類，另方面我幸運地有機會與工人接觸，不單是工人，而是一些不同階層的人物，我自己出自一個中上家庭，「苦」字怎樣寫也不曉得，當我接觸到另一個文化，另一個階層，而我又有幸有一種敏感去瞭解他們，而不是將自己一套加諸他們身上，這幫助我開濶了自己的眼光。

簡單舉例來說，聖經上記載「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句話是任何一個基督徒都知道，祇不過當我接觸到工人的時候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可以比喻將世界上有能力將石頭變作食物的有錢人比作耶穌，這是對有錢人講的不是對窮鬼講的，所以，在我個人思想裏面，增加了這個環境（ CONTEXT ）的看法，我一點也不否定聖經的說話，祇是看得更加深入。當然另一方面是因爲做工人工作，花了這許多年時間，所以在國際上的接觸很大，這方面的經驗，香港的基督徒也很缺乏，坦白來說，我們所認識的信仰基本上是美國南部保守派的信仰。在大學的講師，中神、傳道……所有今日被認爲最受歡迎，「最純正」，最具榜樣的講員都出自同一個神學傳統，至於基督教的廣博則領略不到。但當你走到印度，與當地的基督徒傾談時，你始不由得不重視當地的貧窮問題和印度教的氣質。在香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眞正虔誠的印度教徒。我們接觸的範圍小，很容易便看輕其他宗教。然而當你眞正擴濶自己的接觸面時，就不由你不對其他的宗教產生尊敬。我這樣說，並非表示所有宗教都能將人帶到神的面前。但他們給了我不少冲擊。又例如在歐洲，基督教在許多國家、城市、甚至鄉村已生了根好一、二千年。當地人民的救恩經濟與我們並不一樣——與神有直接的來往。但是他們與神的經歷是通過教會的，如香港部份的基督徒，他們對神的認識是通過基督徒父母或教會的。然而，許多福音派的人會視他們沒有得救的經歷，只承認他們有宗教的經歷，沒有得救經歷，他們是在胡說。因爲他們將自己的經驗作爲唯一的標準，十分狹窄，缺乏一種廣濶和有深度的看法。幸好我有機會去體會和接納這些可能性。我相信香港的基督徒也有條件去接受更開放的想法。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自己的信仰亦只是基於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並沒有錯，也不表示我們要嘗試過許多個傳統才決定走那一條路。但最少我們對其他傳統也需要有很大的尊敬。我比較幸運能夠得到這個機會。

問：換句話說，你的思想改變是由於這十幾年來，接觸面擴濶而產生的，尤其對工人的深入接觸？

答：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當我未有這些接觸前，我思想的邏輯和推理方法驅使我對福音派產生許多問號。在大學時，我上了一科邏輯學，受教於一個無神論的猶太人。他眞正教會我怎樣思想。上堂時，他每坐在桌上說：「請大家講錯說話啦！」（大笑）當時大家都不敢作聲，一開聲就被反問爲何這樣答，爲何不用第二個字眼，爲何不這樣說，中間漏了若干句……所以許多人都走了。最初上課時有廿一人，最後只剩下四個。（大笑）幸好我仍然留下來，思想上得到很多刺激。

恰其時，有人介紹我看 C.S. LEWIS ，我想我是其中一個，首先有恆心地研究他的書的人。我做助教時，讀了他所有的神學書籍，他的科學小說（ SCICNCE FICTIΘN ），和那些很深奧的故事。他是一個懂得運用自己思想去明白信仰的一個很深刻的例子。直到某一個階段他發覺自己的思想不足，便要求順服。隨着，自己也跟着他的方式，被他影響。（大笑）

問：你當時主修的科目是甚麼？

答：我是主修英文的，但我也讀經濟和哲學。當時教授並不鼓勵；但我也不知何故，樣樣都讀，不過，主要仍是英國文學。

問：當時的港大團契是怎樣的？爲何你有不做有錢人的想法？港大團契對你影響大嗎？

答：港大團契對我影響很大，尤其在讀聖經、靈修方面，催使我們習慣了每天都這樣做。那時港大團契的週五聚會，唱的是“ BLESS THE CHILDREN ”，“ JESNS IS MINE ”，很重視感性。當時的 CHRISTIAN AUDITORIUM，有八十至一百人參加，聞名於校，且唱英文歌。當時全不會感覺到有甚麼不妥。弟兄姊妹用許多時間去練詩（大笑），唱的只是兩、三晚，並穿上那件 SCLOOL BLAZER OR MNION BLAZER ，十分威風。無疑，這種生活顯示着一種團結、一種團契，對自己也有幫助。但如今我相信無可能要求一群大專基督徒這樣去練詩（大笑）。現時看那時候的人是很沒有何謂優先權的。當時的港大團契很重視「奉獻」，並沒有甚麼「簡樸生活」的題目。而奉獻作傳道人也是一個常有的課題。在這方面我受的影響有多大，自己也不知道了。不過我從未感受過自己是一個奉獻的傳道人。（大笑）

問：當時出港大團契出來的弟兄姊妹很不相同，有些人像你一樣有思想上反省，有些人有其他的改變，爲何你有這樣的改變？

答：由於自己接觸面較廣，肯開放，肯投入一個自己一無所知的環境中。況且自己基本上是個渴求知識的人，我現時每晚睡前都必有個多小時閱讀，一般同學畢業後很少再看書，只會多看看報紙而已。

雖則並非每個大專同學畢業後都要做百萬富翁，但每個人都很重視自己有一間房子，有汽車，子女長大時，每人有三十萬供給他們，那才算盡了基督徒父母的責任，這些思想在現時很流行，在當時亦如是。

在普世教會協會的工作和意義

問：可否告訴我們你今次到普世教會做的職位名稱及

工作範圍？

答：職位的正確名稱是SECRETARY FOR EVANGELISM 是在COMMISSION OF WORLD MISSIONARY OF EVANGELISM 。這個WORLD COUNCIL 有幾個COMMISSION 其中一個就是我所隸屬的。

問：那麼，這個工作性質是甚麼？

答：至於工作性質我也不太清楚（大笑），但職責是自己決定的。重點倒有幾個，第一是發展教會的宣教事工，不過，這是較狹窄的方面，叫人信耶穌，叫人有意識地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經常幫助教會更新是較爲廣泛的一方面。第二是幫助普世教會協會裏面各部門反省宣教的成份。例如反對種族歧視部門，理論上我是和他們一同思想，反省做這工作有甚麼宣教意味。第三方面是自己決定一些工作重點。普世教協的工作方法是提供一些焦點，讓你決定其工作方式、內容，大家通過後便推行，並沒有特別規定，唯一的要求就是每個月寫一封信給全世界的教會。

問：普世教會協會有多少華人？

答：據我所知一共有三位，都是從台灣來的，分別在會計部、教義制度部和國際事務部任職。

問：W.C.C.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員，而華人所佔的比例又有多少？

答：在總部約共有三百多人，華人有三個。

問：換句話說，你是否第一位從香港去參予這類工作的人？

答：不是，董志光牧師才是第一位，隸屬於教會互助部，但八月份他離開了，還有一個香港女孩子曾擔任短期的青少年部工作，現在也離任了。

問：在你來說，出任這份工作對於香港或是華人教會有甚麼意義？

答：對香港有何意義？（遲疑了好一會），普遍來說，世界上談到宣教工作方面是需要靠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我想我出席這位置也可能象徵着這個意義，當然爲何選上我可能與幹事工作有很大關係，但對香港有甚麼意義，現時我也不能說，遲些也許會看到。

問：請問你有沒有考慮做這份工作背後的原因是甚麼？是否與中國或香港有關？

答：我出任這份工作，沒想到對香港有甚麼意義，我只想到一個香港人在那裏做對世界有甚麼意義。（微笑）當然要離開自己的家庭是要考慮許多因素的，要考慮妻子兒女的需要。另外，時間也是一重要因素，我已經推延了三年，今年才決定去做，主要是時間上對我適合。一個任期是三年，通常要連任兩期，便是六年了，最多做九年。倘若我做上六年甚至九年才回來，我尚有時間在香港再做一份事業才退休，若再遲一點去，回來後也五十多歲了，很難有多少作爲（一笑）。另一方面，由於人手的問題我在兩年前放棄了C.I.C.的工作，由於有能幹的人可擔當工作，我便趕忙辭職（爽朗的笑聲），現在基本上有人接班。

問：據我所知你在香港擔當的工作亦相當重要，你能放心香港的工作嗎？

答：非常放心（大笑，爽朗的笑聲）。要有新人，工作才會有新的轉變和進展，這方面我是絕對有信心的，當然亦無人能擔保或估計甚麼？通常這類工作是沒有甚麼保障的，最大的危險就是死守着不走，我覺得無需亦不應有這個擔心。基本上協進會的立場、路向、重點都建立穩定了。

問：是否說這幾年的工作已建立好協進會的基礎？

答：基礎有多深我並不知，比喻工委有一個新主任，在兩年來推動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尤其在聯盟方面的工作。所以好的人材是有的。

問：到現時仍未直接聽到你去做這職位的原因，到底是爲甚麼呢？

答：原來你意思是問這個，這方面有幾個原因，主要是神學上的原因—— 是宣教上的。這兩年來我發現了一項很重要的東西，在亞洲絕大多數未聽過福音的都是窮人。在香港窮人是很相對性的，但不能否認窮人就是工人，這點從日常觀察，社會政治見證和個人救恩理解上，有一些心得可以說出來。這句話無論對普世派或福音派基督徒都是可以接受的，我相信我有機會在這方面做點工作。去年兩個龐大的會議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向窮人傳福音。有見及此，我便決定接受這份工作。

他的看法

(一)如何投身

問：假若應屆的畢業同學要選擇投身崗位，你以爲那一方面才是正確的投身方向？

答：我不會說你要做我這一行（大笑）。但我會說從事這行的人很少，我會說向不同的人見證（整全的見證）的確有很大需要。最要緊是弟兄姊妹肯不做有錢人，亦願意付出時間，不難找出一條路向。

問：那麼，主要是不做有錢人，在那個崗位工作就要自己開放探索？

答：「有錢人」只是我個人的用詞，並非是最正確的，不過我覺得這是個最重要的問題。

(二)學生工作

問：過去幾年，學生工作以F.E.S.爲主流，而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其一目標是要扶掖學生福音工作，你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答：你的觀察是對的，這幾年學生工作主要是F.E.S.

去做的，不單是在香港，這是普世現象，我想主要是S.C.M.放棄了學園，放棄了服務讀大學的基督徒，只是服務已畢業的同學，結果成爲一些小圈子，只有空談但沒有實踐。現在經過了一段時間，香港的S.C.M.（或亞洲的）開始復甦，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CHRISTIAN SALVATION今年在印度開會，教會猛烈攻擊這個W.C.F.（WORLD CHRISTIAN FELLOWSHIP）說他忽略了教會的青年人，因此提議要重返學院，在香港是一個帶頭作用，轉向群衆，故重新再開始。能否實現，我也不敢說，至於是否「扶掖」，我亦不敢妄下評論。另一方面，F.E.S.也好，INTERVARSITY也好，學生工作都應該和教會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應與教會連在一起，因我們相信這只會彼此拖累。

問：你會否擔心十多二十年前F.E.S.與I.V.F.的衝突，今天會重演？

答：我相信不會亦不希望會，因爲（遲疑着）I.V.F.大S.C.M.小。同時根據我有限的資料，S.C.M.也不打算在校園組織團契，但重返校園是必然的事。關心同學，關心問題。做一點活動表達他們的關注，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當然他們也有核心小組來維持，但會否在校園內也有核心小組，我就不太清楚。如果是這樣，也不算是一件壞事，亦不會引起分裂，破壞合一見證。據我所知，他們也很重視「中國民主化」，「一九九七」等問題，彼此是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即使不同，也可以算是扶掖吧！

問：在結構上，我想是沒有兩個團契在「爭戰」，但在神學思想或做神學的方法，我想是有不同的，這不同會否構成衝突？

答：這要視乎你們是否成熟，我並不知道現時港大團契怎樣做神學，看橄欖也看不出來。

問：（急着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是指橄欖不能代表港大團契？還是橄欖太敷淺，沒有甚麼可讀的地方。

答：（大笑）不是這個意思，橄欖有很多可讀的文章，例如對一些文章的反應，是很具批評性的，基本上做神學的方法和我同走一條路線。但有些時候，橄欖却登一些很有偏差的文章，例如在很早以前所登的SCRIPTURE UNION，竟然全篇文章只將一個福音派無誤的理論提出來，其他理論如KARL HENRY等完全不提，我相信這是很不公道的。

(三)聖經權威

問：可否告訴我們你今天對聖經權威，釋經和聖經無謬誤的看法，這十幾年的改變有否磨鍊出你獨特的看法和立場？

答：這是個好問題，但我的答案可能會惹起你的憤怒。於我最大的改變是做神學的方法，而不是它的內容，我很尊重一些保守派的基督徒，他們有自己做神學的方法，他們能堅守自己的結論，即使我不同意，那又如何？我對這問題的答案是：這個問題並不重要。甚麼聖經無誤，聖經是否神所默示的問題，對我全不重要，因我已經不是在系統神學以下，例如我做神學並不是從三一神論開始的，父子、聖靈……（笑着）。雖然這些並非不是好東西，不過我著重的是：拿起聖經來讀，一面讀一面看聖經教訓對今日的香港，有甚麼切實的用法。當然必須有合乎理智的理論基礎。聖經是否無誤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怎樣在我們的生命中、在實際環境中表現我們的信仰。如果一定要依從某一個聖經無誤的理論的話，這不過是某部份人的看法而已，並非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這些爭論基本上是美國權力政治的一個表現。

(四)福音機構

問：有一個問題我很有興趣討論一下，現時香港的福音機構非常多，無論宗派性或非宗派性的，尤其以非宗派性福音機構居多，而多以福音派爲主，你對這方面有甚麼意見？你對香港的福音機構的工作有甚麼意見，而你個人的忠告又如何？因爲我覺得這無論對學生對教會都有很大影響。

答：我以爲福音機構十分重要，若果沒有了福音機構，香港教會便無可觀，這對教會是一個很大的批判，是一件醜事，無論在傳福音、甚至個人佈道及社會見證各方面，而堂會教會完全沒有表現，在這情況下，我相信神預備一些福音機構是一件很好的事，基本上，教會的建立，弟兄姊妹的建立，福音機構有很大的功能，特別在於它能發揮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賜，所以它很有存在價值。

問：現時福音機構各做不同的功夫，例如突破做一種工作，工委又做一種工作，你會否覺得福音機構所做的工作會偏重某幾方面？

答：（搶着澄清，嚴正地）我想你不可將突破和工委拉在一起說，基本上兩個機構是不同的，一個是宗派性，一個是非宗派性的團體，突破不是一間教會，他們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事奉，而工委是受教會差遣的，要求他們代表教會去做，分別在這裏。（稍作停頓）我沒有正式研究過應該怎樣作，但我相信競爭（一笑），即在某方面，福音機構需要繼續向教會施壓力，但現時有一個危險，福音機構往往找一些教會領袖做顧問，造成教會的牧師、傳道人有藉口說他們已參加了福音機構的功能，這裏有個危險。我覺得基督徒群體和教會存在着一些矛盾，是一件好事。所謂看不見的教會並非耶穌的身體，可能只是一部份而已

，我們不能讓看得見的教會宣佈福音的專利權，福音機構亦不可以。

問：你是否說若PARA-CHURCH 不能令LOCAL CHURCH有所改變或更新的話，他仍未能達到它的作用？

答：我不會這樣說，福音機構有自己所確立的目標，便可以了。不過，因爲我很重視地方教會，所以對它的批評亦很厲害，長遠來說，沒有一間福音機構能代替地方教會在香港見證，一定要返回最古老的聖公會的牧區觀念，即教會在該區上服務、見證、牧養該區，不單是該區的教友，且是該區的人，有一份地域感，其他的社工機構，PARA CHURCH也好，最多只是早上七時開始至晚上十時，但他們只集中於處理社會事件，但一個人在該地最需要的是群體，只單單處理社會事件是沒有用的，始終是地方教會最重要，祇是最重要的却不最沒有發揮作用，十分可惜。（語調低沉）

(五)神學院

問：你又怎樣看香港的神學，有那方面是你特別的意見或批評？同時你覺得香港的神學院怎樣？

答：香港的神學院現時已很有進步，是中國人做的，中國人做神學，自然關心中國人的問題，最醜的是要找外國人來做。基本上，香港的神學反映香港教會的長處和短處。在香港的神學家有許多很好的教授，很有頭腦，不過，其制度和作風使香港神學院自甘說我是服務教會的，服務的意思可以說只是提供教會所需要的人，但耶穌的服務並非如此，他的服務常挑起人內心的問題，這裏我有點兒婉惜（語調沉重）。例如華福會不重視神學，重視合一，重視組織運動。那麼，神學功夫誰人去做呢？至於中神（一笑），中神又滿足於跟着華福走，不能在這運動中發揮自我檢驗的作用。人是有份量的，可能只是少了點勇氣，去改變整個體制。我想大家未必知道在現時保守派內，逼着要認同的壓力很大。

問：可否具體的說明怎樣認同，及你又有甚麼解決方法？

答：這純粹是個人選擇，沒錯你可以認同，但要在認同中挑起一條新路線來，例如華福會在開始時是揚旗向中國大陸傳福音，現時大旗已收，換上新的向海外華人傳福音，這是政治因素啦。這樣，（語調沉重）路線並非由神學影響，乃在於內部的需要。

問：現時神學院的神學是否不夠「放」？

答：我想你不應問我這問題，因爲我一早立定心志，我的呼召是向工人傳福音，任何其他的事，我也沒興趣去理。你可請我說，我也可以胡說一番，但我沒有那責任感，現時神學院並非爲窮人或工人服務，只是爲教會服務，香港教會是中產階級的教會，讀書人越來越多，所以傳道人、牧師也一定要讀書多，這發展是很自然和應該的，於是乎神學院便走上高等教育程度、高級薪酬的路，都是很自然的，當然，因爲他們要忠於這個原則——爲教會服務，要供給人。不單是福音派，其他如崇基也是（聲調提高）。固然，這是很合邏輯的，只是沒有突破而已！而我自己要求那些肯奉獻的基督徒，應該有一更新的作用，但現時我看不到，所以我對神學院並沒有甚麼要求。

問：那麼香港沒有一間神學院不爲教會服務，豈不是說神學院完全站在被動的位置？

答：是呀，對，中神或會好一點，因他彈性較大。其他的並非不好（聲調提高），但如果需要更新，就沒有做到。

(六)天主教

問：你對其他宗教看法如何？

答：我不認識。

問：那麼天主教呢？你曾參與天主教的合一祈禱，你怎樣看其他宗教？

答：倘若你要將天主教混和其他宗教，我就不能回答。

問：那麼先說說天主教。

答：天主教像其他基督教如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浸信會等宗派一樣。當然談到教義那便不同。現時我只從宣教層面來說。現時在神學上，或者在使命上，我想已經很難說天主教不合乎聖經的，而教義上，又很難講，比如信義會也是同樣重視傳統。同時，瑪利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另一個關於教宗無誤的問題只是在十九世紀初期一個人爲的政治問題，並非信仰的問題。假如你在工潮中與神父一同祈禱，或在其他場合當中見到天主教會祈禱的追求，你很難再說天主教不合乎聖經的要求，在個人的領受是這樣。我覺得美國比較開明的保守派現已採取這個立場去看天主教。天主教是有不同的地方，正如基督教宗派也有所不同，但我覺得這是個值得香港福音派領袖帶出來討論的大問題。教會或許認爲這些事不是重要問題，結果一般基督徒都被「欺騙」了，我認爲福音合一是很重要的，並非是互相尊重，一同祈禱便可以。其他宗教方面我不清楚，在W.C.C. 裏有個DIALOGUE OFFICE（編者按：或可譯作「對談室」。），與其他宗教對談，這是一個矛盾，對談的成份如何？又很難說。在我個人並不算是問題，因爲我可以絕對尊重一個印度教徒，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信耶穌。但有一些人很明顯會產生問題。現時很多的基督徒相信我們不能企圖叫

一個已有宗教信仰的人轉變信主。在細則上怎樣處理我也不大清楚。不過總的來說，我可以跟他們對談，也可以同時向他們傳福音。

問：與天主教合一？這幾年來天主教亦擴展得很快，但是不知道是整體在變抑或只局限於和你接觸的那一部份在變，所以許多人都不敢相信合一的可能性。

答：首先有兩點要注意，第一，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同時存在着許多掛名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第二，提及經歷，我懷疑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不相信天主教徒的經歷。他們自己有一重生得救的直接經歷，但其實另外一些人的經歷並非直接的，乃是通過教會的。他的重生經歷眞確與否，可以辯論，我自己也不知該如何辯論，但基本上我接受透過禮拜堂崇拜、祈禱、主日學去認識神，只要他對神委身，承認耶穌是他的主，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生的經歷。天主教徒大多都是經過這階段，很多人經歷神是通過機構組織的，除非我們將這些完全否定；那麼便有很多非基督徒了，我爲何有這個結論呢？因我曾與許多牧師來往——他們並不像我讀預科時的信主法——我看甚麼書，經過了幾多個月思想……，整個過程是怎樣的。但有部份人是不可以的，一出世便上主日學，（像我兒子一樣）兩歲便去禮拜堂。香港有很多好的牧師都是這樣的，他們整個信主經歷是通過教會去認識神，對這些人我怎可以不接受，我一定要接受，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接受。我想我們基督徒對天主教徒的懷疑主要是出於這方面。他們去望彌撒，一面做一面吃花生也說不定，但他仍是通過這些方式（望彌撒）去認識神。如果我們能接受經過教會去認識神，我想我們對天主教的懷疑便會減低了。

問：普世教協的醜聞，正如剛才所說，你會向一個印度教徒傳福音，可能你與許多普教協的人想法是不相同的，你怎樣去理解普世教協的做法，他曾經有些所謂醜聞，被人批評過他的不是，你的看法怎樣？

答：有醜聞嗎？有甚麼醜聞？（一片靜默）首先，普世教會協會即是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是很多元化的（PLURALISTIC），並非FES或CA，有救世軍，有循道衞理，基本上普世教協並不代表一種神學傳統，職員也反映了許多不同的神學傳統：如東正教、羅馬尼亞人、蘇聯人等也存在，所以並沒有需要要求同一的看法。我的工作並不是爲普世協會辯論，但坦白來說，若我不相信這個機構，我就不會參加他們的工作，我不知你所指的是甚麼醜聞，我自己就看不到了。是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香港基督徒不飲酒，但仍然飲啤酒（大笑），不抽煙，但印度的基督徒抽煙很普通的，例如對性的關係，看法也不一致。

一般來說，我很尊重普世教協裏大部份的職員，每個人到那裏工作都要拋棄自己的家庭、事業。多數去的是抱有異象去的，例如我自己是有負擔去的——是要向窮人傳福音，並不是去做公關，我要推行我的目的，將大批資源運用做我的工作，我不會用六年時間去做公關（揚聲），向周圍解釋，叫人好好對待我們之類。

一般來說，最令人不滿的是普世協會曾資助紐西蘭游擊隊的問題，牽涉到暴力，我的立場完全站在普世協會那一邊。我覺得問題並不是基督徒選擇暴力或非暴力，例如我家人被追打，我一定會出手。坦白來說，只有絕對和平主義者才反對使用暴力，而今日教會指責普世協會受第三世界影響太大，有些教會並不贊成捐錢給第三世界游擊隊，但另一方面他們却極力支持列根增設軍備，這是不合情理的，這樣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所以我們協進會在第三世界對有錢教會說，你要非暴力也可以，但你在自己國家裏也要非暴力，包括一切宣言在內，我想如果一個基督徒接受有戰爭這個可能性，他就不能反對會有暴力。我覺得在神學上，這是無懈可擊的。我自己不會說我是非暴力的，我不夠你打，所以我說自己非暴力，但若然你陷害我的愛人，我是無法不採取暴力的。

問：剛才提及普世教協之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正如宗教合一，殊途同歸的問題，而你自己說你是SINCERE EVANGELIST AT YOUR HEART，你又有甚麼看法呢？

答：我覺得最大困難是福音和其他宗教，不單是普世教協，福音派也面對這個困難，不過目前的趨勢亦非宗教合而爲一，只不過在服務方面發展及合作，今日講合一，都是指到基督裏面合一的聖餐。但我承認這些在神學上造成很大的問題，福音和佛教、回教等。幸好我的呼召不在這裏（笑起來）。

問：換句話說，如果你縮窄了你的範圍在你的呼召上你可以避了許多問題。

答：當然，正如我開始便說，我最大的改變，在做神學的方法，意思是包括了甚麼對我是最重要的，明顯地，教義上的事情對我就不是最重要。我知道我自己在信甚麼，我很滿意目前所信的內容，我看不到有甚麼需要由頭到尾去懷疑信仰，當然許多神學家會對我不滿，認爲我在神學上會永無進步，但我覺得我要在使命方面有進步。

問：即是說你不會做很多信仰反省，只是一面向前進，在使命和見證上進深，不重新思量自己所信的？

答：我覺得你又將知和行分割了，我的神學方法已經不是這樣的，再不是甚麼教義，甚麼使命的分法。說個比方，我想我對使命的委身影響了我對神學的反省，例如對罪的觀念，我見一群工人，我想將福音告訴他們，但我不懂得怎樣說，因此我一面觀察、一面反省，找一個方法向他們講。結果發現到並不是方法的問題，而是理解的問題，因此我對罪的看法便產生了一個概念，不單止是人去犯罪，乃是罪也會犯人、控制人。因此在神學內容方面很清楚地有所改變，當我與工人講福音時，我基本的看法便是一群人是被罪綑縛的，要通過解決被罪綑縛的階段才使他們容易領會自己是犯了罪、主動地去破壞神的律法。另方面，也是內容與方法結合的問題，福音的內容不單是耶穌爲我們死了、爲我們復活了，福音的內容第一是神的跟隨者要聆聽貧窮人的呼聲，這不是保羅在羅馬書裏的結論，但保羅和耶穌也是這樣做的，這不單是方法上的問題，訊息與傳遞的媒介是不能分開的，在實踐參與中才可以有所掌握。

(七)香港教會

問：說到這裏，你也表達了許多方面不同的意見，我想集中問一問香港的問題，香港教會在具體實踐上會不會有陣形出現？陣形上的分別又怎樣影響教會？

答：香港教會的陣形，在結構上十分清楚，但在基層上信徒與信徒之間的和諧合一越來越明顯，這件事我很樂觀，舉例，最近上中國大陸的三自教會，我與蔡元雲先生、錢北斗先生交往，大家都很滿意，都有新的體會，我想這要靠平信徒在基層努力，其實，香港比起其他地方：如星加坡，已算十分健康，我也看不出誰在爭做主流。

問：現在有一些事件或許會令教會的裂痕更加明顯，例如中國教會代表團來港，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分應，有的說他們「賣主求榮」，有些則較爲開放，有些仍保持懷疑的態度，對於這件事件，不同教會有不同立場，會否使教會分歧更加明顯？

答：我不同意，理論上中國教會向香港教會施加壓力要表態，但純粹推理罷了，越來越多教會贊成中國三自愛國路線，不願意表示意見的就不發言，遲一點他們也會發言的。

其實「三自」不是問題，問題重點在「愛國」兩個字，是政治問題不是信仰問題，你們只要聽過中國的牧師講道，就不會批評他們是新派或其他，有時我不明白爲甚麼福音派這樣糟蹋地說中國教會信仰不純正，無他，只因爲我們不誠實，我們強調了政治的分別，政治上有所分別仍然可以在教會共存，不過我們習慣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已（大笑）。固然，大家的經歷不同，但並不要緊，可以互相尊重。

華福會曾在這方面下過很多功夫，但很可惜她放棄了開始時向大陸傳福音的目標。下一屆便跑往台北開會，這樣做法豈不表示未來四年沒有可談判的餘地？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有點憤慨），除非你不想與中國有來往。

問：香港教會的前景怎樣，你有甚麼勸告？

答：其實，香港教會一點也不衰弱，只不過大部份都「不生性」，只顧自己，有少數更不傳福音、不見證，又不支持別人，還要諸多批評。人數來說，在表面上看很興旺，但很可能前門很多人入，後門很多人出，這是很危險的。

世俗化越來越嚴重，幾年前從未想過基督徒可以參加選美，現在參加選美成爲光榮的事。還說是在作見證！我有一個很現實的看法，我期望很高，香港未來局勢是對教會最大的衝擊。香港人的生活越來越苦，包括中產的人，剝削性越來越強，教會在這情況下一定要有一點表示。我覺得路線是擺明的——向貧窮人傳福音。

問：那麼，你對香港教會向海外差傳的看法如何呢？

答：我想二者並沒有衝突，只是在構思上重視一點而不重視另一點而已。但是，人都很想逃避，一個完全不聞人間煙火的如施洗約翰式生活也相當吸引，但長期性是否有影響，是否會成爲「人民的鴉片」要以後才知道。

中國教會現時也有這個危機，將福音完全「內心化」了，或者頂多只強調品行。做個好市民不是不好，只是很膚淺而已。我仍相信要多對話、多來往，我也樂意這樣想，有時我要忘記我們自己，神也要做功夫。因爲最大的問題是除去表面的現象，香港教會沒有增加，華福會已做了一個報告，宣道會、播道會發展得很快，有很多青年人去聚會，經濟沒有問題，牧師執事們就會很滿足。我希望看香港教會會否轉變，若眞的改變了，會是很好的現象。例如組織工人教會，怎樣做法？是否做得到？做得到是一個大突破。主流教會已達到一個（遲疑一會，充滿抱謙的語調）很危險的情況，包括浸會在內。（編者按：馮先生是浸信會的會友）

問：請問馮先生，危險是指甚麼？論人數，他們有很多。

答：很簡單，沒有人材，單靠過去的光榮作本錢，再過一個年代，青年人都會失去了。還好，協進會走聯盟路線，看看誰會行這條路。擺明是要向貧苦人傳福音，在神學上、在宣教上都可以走這條路線。這樣，才可以考險那一個 EVANGELISTIC VERSION（福音版本）最脗合新約聖經，講是沒用的，要測驗誰能眞實地表明上帝！

日本、日本人、宣教

整理：陳家耀

編者按：

蘇恩覺姊妹是海外基督使團差往日本的宣教士，曾在日本工作四年，有很多親身的體驗，實在來說，日本是一個很容易使人發生興趣的國家，她有很濃厚而又堅固的民族傳統，也有很獨特的民族性，但同時，這個國家在工商科技經濟發展方面却一日千里，使人驚羡，甚至吸引起西方先進國家向她研究學習，在這樣一個文化色彩濃厚的地方宣教到底是什麽一回事呢？又有甚麽特別的困難？在福音本色化的神學問題上又能否提供甚麽啓示？我們希望從一個社會文化的角度對這些問題作出探求，便決定了安排訪問蘇姊妹，適值蘇姊妹回港休假期間，給予我們很好的接觸機會。

蘇姊妹親切招待，加上她坦率爽朗的性情使整個訪問進行得十分愉快，我們感謝她的分享，文中提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宣教的方式和西洋味道都是值得教會深切考慮的，蘇姊妹將於翌年再赴日參與學生工作，對於上述一些問題，蘇姊妹還未找到答案，但也許這是每一個宣教士和教會整體需要努力和思想的方向。

時間：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四日晚
地點：蘇恩覺寓
△：橄欖編輯
○：蘇恩覺（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

△爲甚麽選擇日本作宣教地點？

○環顧東南亞國家中，我覺得日本是一個我最能夠獨立生活的宣教地點，不會因爲生活不便而帶來麻煩，以致負累他人或妨礙工作。所以，我選擇了往日本宣教。我曾經去過泰國、印尼等地，但這些地方生活不便，令我感到很窘。其次，當我在星加坡讀書的時候，我認識了兩位日本同學，對日本的文化也有多少接觸。至於其他方面，也可以說，我想嘗試去打破中國人與日本人中間的介蒂。

△除了文化的不同，中國與日本之間實在存有歷史的傷痕，這會否影響你與日本人相處？例如覺得不自然。

○這個不會。一方面現在中國和日本很友好；另一方面，我覺得被侵略的是我們，如果我們自己也不介意的話，問題是不會存在的。相反，我有時還會墮入了一個陷阱，因爲日本人常常使我覺得我和他們是一樣的。

△在日本有否因爲文化的不同而感覺到文化震驚呢？

○日本人對西人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對待亞洲人就好像自己人一樣，會使你忘記了文化的不同。雖然我的日本同學已事先警誡了我，但在日本人當中，這個防備便鬆懈了。這方面，他們反而「震」得我有些暈眩呢！其實，文化震驚是有很多的。

（衆編輯搶着發問之際，電話響了，鈴聲把暈了的恩覺驚醒過來。應了電話之後，訪問繼續。）

最大的震驚是發覺日本女人的社會地位是低，可能東京、大坂等大城市的情況會好些，但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北海道，情況就是這樣。青年女子 有留 在家裏，幫助家務，等待婚嫁。但他們的教育程度是很高的，普遍都是短大畢業。（高中之後接受兩年大學教育）更有的是四年大學畢業的。就以我所見的政府部門爲例，大部份的職員都是男性的。女性通常只充當半職工作。

△話說回頭，當要去接觸日本人的時候，你覺得有甚麽困難？

○認識日本人是需要時間的。可能是由於島國民族性的關係，他們比中國人（恩覺附註香港的中國人）含蓄，而且他們也比我們複雜。他們很受周圍的人影響。日本有句成語是這樣說的：「突出來的釘子總會被人鎚下。」舉個例，日本人更換衣着的季節是很鮮明的。有一次，我奇怪一個朋友在涼天還穿着單薄的衣服，他向我解釋道：「四周的人還沒有換季，我怎好意思換呢！」

△日本人這方面的性格會否影響你向他們宣教的方法呢？即是說，會否因爲一個人信主而引致其他人一窩蜂跟着信呢？或因爲沒有人信主，所以大家都沒有膽量做着第一個？

○沒有一窩蜂信主的例子，可能是因爲他們「怕出頭」的性格，因爲對他們來說，基督徒是很特別的。日本人存有很多禁忌，就算是日本教會裏的牧師，都要經過一年的時間，才和他比較熟落。而其他的人也很少主動跟你接觸，更加不會邀請你探訪這回事。從這方面看來，在日本宣教也是很困難和苦悶的。

△這個問題是否存在日本人中間呢？

○日本人與日本人之間就更加保守，反而他們對外國人會更加開放。我想這個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對不熟識的人講自己的事會較有安全感和少顧忌。但這對我却造成了一個問題——教友越對我開放、友善的話，我就越恐怕會因此與他們的牧師產生不必要的誤會，以爲我搶走了他的人。

△你們在日本有沒有基本的宣教基地，手法呢？

○開始的時候，海外基督使團選擇了北海道比較偏僻的鄉村。但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由於那裏的人比較保守，另一方面由於信了的人不久就般到札晃，函館等城市居住。

這十幾年來，我們的基地都轉移到扎晃去，也建立了十多間教會，現在都交回日本牧師管理。我們通常是由派單張、探訪、教英文等途徑開始，但我個人是不喜歡教英文的。

△爲甚麼你不喜歡教英文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爲最早將基督教傳入日本的還是西方宣教士，所以用教英文這個方法來接觸日本人，將會使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更加糾纏不清。第二，無可否認，日本人學習英文的能力不高。所以當你教他們英文的時候，總會不自覺地有一份自高的心態，而我覺得這種態度會妨礙我欣賞和學習日本文化的。這也是西方宣教士常常犯着的毛病。

△那麼你發覺日本文化有甚麼優點呢？日本人怎樣看自己的文化？

○當然日本人很愛國，對現今的成就也覺得很驕傲，但比起我們中國人來說，他們就有一份學習他人的熱心。一方面，他們可能感覺自己沒有像中國深遠文化的底子；另一方面，我相信與戰敗國從頭做起的心態是有關係的。

△剛才你說過日本女子地位低，那麼在你探訪他們的時候，是否發覺一般日本女子都很受他們的丈夫影響呢？

○雖然她們的社會地位低，但她們很重視家庭生活，而且擔子也很重。現在的日本男人都將很多的家庭決策交予他的太太，錢，甚至子女的教育，都是她們管的。

△這表示她們在家庭的影響力大嗎？

○不錯，但日本女子的信仰也很受制於她們的丈夫。譬如這個日本太太（一面說一面翻開她的相簿），她的丈夫就講明不喜歡她信主。她丈夫是飲酒的，他最怕就是太太星期日去禮拜堂，他覺得很麻煩。若果要信的話，不如各行各路，離婚好了。

△那麼日本的青年人呢？

○在日本大學生工作是有的，但中學生的工作，我想除了東京之外，恐怕沒有。除了基督教的學校之外，普通學校是不准有團契的。通常中一、中二的學生比較清閒，但一到中三情況就不同了。因爲中三之後，義務教育完了，他們就須要投考高中，在這考試壓力之下，他們很少願意到教會的。其中一個則很特別，他長得很高大，但他來教會的目的則單是爲了學英文，接觸外國人，因爲他說他希望做個外交家。有兩個西人還會和他用英語交談，我就不太願意了。在日本我們是有自由在學校門前派單張的，但現在的工作很困難，大部份的學生都不願意接受單張，就算接過來了也隨手扔掉。

△爲甚麼他們的態度是這麼冷淡和反感呢？

○這個和他們的保守傳統很有關係。日本之最獨特的地方就在這裏，一方面他們能吸入西方先進科技，但同時他們亦能夠保持固有的傳統。他們說：「精神（魂）是要日本的，科技是要外國的。」他們又不是那麼反對基督教的，若果你詢問他們最希望選擇那一個宗教，他們會答基督教。但問題是日本的傳統宗教，佛教和神道教，已深入了人民的生活。日本人婚禮多數用神道教儀式，喪禮則是佛教的，而日本人很喜歡過節，即所謂「祭」，是他們普遍的社交生活，基督教是很難打入的。

△日本人在開放地接受西方先進科技和封閉地保存固有傳統這兩方面，會否發生衝突？

○這個又沒有。因爲基本上他們都不是很嚴肅地去面對宗教問題。例如這個日本人（恩覺指着相簿裏的其中一幀照片），他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到過節的時候，他一樣去參拜。日本大約有一億一千萬人口，今年去參拜的佔了八千萬人。

△但西方所帶來的，通常除了科技之外，還有背後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等，這個不會影響日本人嗎？

○日本之奇就奇在這裏，他們是不會受影響的。日本人的求生慾很強，但他們受到天災地震的困擾很大，這一來他們的適應能力也很強，所以當西方科技傳入的時候，他們便能把西方的科技換了過來。但所得生活方式，

則影響不大，就算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日本也有自己的參議會民主方式。而企業的組織當然是日本式的，現在西方返過來要學習它呢！做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人很情感化，他們很注重人情，對物件也有留戀，舊的東西不願意棄掉。對死了的親人，日本人是很懷念的，甚至對着死者的照片，可以自顧自說上半天。

△你是否暗示日本人相信靈界東西的存在？
○我相信這不是靈界的問題。

△那麼日本人不相信鬼魂麼？
○又不是這樣。日本人覺得人死後將會到達另一個境界，或許可以說會成佛，是高過人的一個存在境界。所以他們都有所謂祖先保佑的信念。關於死的問題，我想在宗教信仰上，對日本人有很大的影響。我曾詢問一個日本老牧師爲甚麼基督教在日本這麼難紮根，他亦提出了關於日本人對死的看法，日本人相信人死後會再回來。我覺得始終脫離不了日本人重情感的民族性。不用說甚麼，當我離開日本的時候，所聽到懷念惜別的話就多過我離港赴日時所聽到的。

△我想這種民族性格很可能和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狹窄的島嶼加上天災的困擾，很容易形成人民彼此倚賴、團結、抵抗不安情緒的個性。
○你說得很對。我想日本人喜歡櫻花也有這個原因，其實他們喜歡看櫻花落多過它的開放，因爲花落的景象會帶給他們一片蒼涼的感覺。

△既然這樣，基督教在日本做了些甚麼本色化的工夫呢？
○所以有些教會是容許拜祖先的，但它們也不見得興旺。這個問題在日本也講得很多，但總是沒有一個答案。我曾詢問日本的一個主教和一個做學生工作的朋友，他們都認爲這可能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這個又眞是很困難的，譬如說，傳統的佛教思想的確和基督教的很不同。

△爲甚麼佛教又能夠在日本紮根呢？
○是政治的原因。江戶時代的幕府要求每家每戶都隸屬一個廟宇，這些流傳到現今還存在，尤其是奈良、大坂、亦都一帶。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基督教之能夠在很多東南亞地方興旺，都和它們曾經被政治侵略很有關係。雖然日本大戰失敗，但從未被侵略過，基督教之傳入，最多只能夠和傳統的佛教一較高下，佔不上甚麼便宜。

△對於受佛教或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並不下於日本，但爲甚麼基督教在中國比較流傳得廣泛呢？
○以解放前來說，我不覺得中國的信徒數目很多。而且，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人受群體壓力很大，信仰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他們還須顧及家人和朋友的看法。

△但隨着社會發展和分工帶來的人民地域流動性加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大，會否使這種群體壓力減輕呢？
○會，所以近年教會都有增長，而且城市的教會都會比鄉村的大。不過，一個幾百人的城市教會，在日本來說，已經算很大了。有些鄉村教會只有十數人聚會。

△講了很多，但日本人在信仰本色化方面，有過甚麼嘗試？
○有。例如三蒲凌子所著的小說，它們的確很受歡迎的，無疑將日本文化和基督教拉近了很多。她最近出版的新約導引，亦很能夠幫助日本人明白聖經。不過我想這只是一些正在開展的工作，教會還需要努力，因爲在東京的教會裏面，西人仍然很多。

△簡單地說，宣教士在日本的前景是怎樣呢？
○我覺得現在日本所需要的已經不是開荒的工作，基督教會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現在眞要做的正是探討當地教會怎樣可以和宣教士合作，發揮不同的恩賜，培養更多的人材，我想這會更有前途。
△謝謝你，恩覺姐姐，很高興你給我們這麼深入的分享。

從「原野」想到福音

天藍

在近年來看電影的經驗裏，許久許久未有嘗試過那一份心靈的震撼，從電影院裏走出來，像有一塊鉛壓在心胸，久久不能舒暢。

這齣電影叫做「原野」。

「原野」是一部改編自曹禺的劇作的電影，故事內容十分簡單，但從簡單的故事所表達出來的主題却非常豐富，有說是描寫中國封建殘餘和軍閥時代的倫常悲劇，亦有批評說是寫中國女權，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看法，但我却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去寫一下它啓發我的感想。

就憑一份直覺，我覺得這是一齣基督徒不容錯過的電影，它告訴了我們關於福音的眞義。

罪的寫照

「原野」對人性有很深入的刻劃，整齣電影是人內心的白描，充滿着愛恨的交戰和種種矛盾衝突。

影片開始的時候就追影着男主角虎子，衣衫襤褸，手上帶着手銬，走到草堆的泥地上，掘出了一把手槍，手槍是殺傷的武器，使人聯想到仇怨、殺害和死亡，結果男主角眞的殺死了人，完成了他報復的心志，而最後亦用手槍自殺。在表面上看，這一切都是罪的行爲，然而我所希望詳述的並不單單這表面上古老而陳舊的情節，而是幾個對罪的觀念，後果和影響的反省。

首先，對於罪會生罪這個事實，「原野」有很清楚的揭示。「原野」裏面每一個重要的人物都是血淋淋的，意思是他們內心都充滿極深邃的苦毒和怨恨，而他們口中所出的說話是駭人的殘忍。

金子在電影前段嚴嚴的強逼丈夫親口說淹死他的娘親，虎子親手殺了手無寸鐵、怯弱馴服的大星，焦大娘和焦閻王更明顯的表露着凶狠無情，幾個鏡頭，眼神和眉宇間寫盡一副冷峻嚴苛，內心的恨怨殘酷已經表露無遺，根本無須要去看他們的行爲。

罪，像一樣會擴散的有機體，會不斷發大、生長。同時，在罪的漩渦裏面，人受罪控制，虎子就是最佳例子，他滿懷仇恨去殺焦閻王報仇，當發現焦閻王已經病逝，他就再想辦法去害焦大娘，最辣手的方法就是殺死他的兒子和孫兒，讓她一個瞎子獨自悽悽慘慘的活下去一輩子受良心的譴責，這個復仇的計謀，使人想起聖經的說話：「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可是，當虎子想殺害他人靈魂的時候，他亦同時殺死了自己的靈魂。因此，在他殺死了大星之後，又撲過去把死屍抱着痛哭，人驟然失去了常性。

而在虎子要出手殺人的時候，他是處於兩難之間，因爲他要殺的是自幼一同長大的大星，爲人馴善懦弱，而且大星對他信任尊敬，一方面，金子亦屢勸他不要動手，而根本上，虎子和金子是可以自由的遠走高飛，但在虎子心裏面常有焦閻王的臉孔，那副殘酷的神情重覆又重覆的出現，虎子是被過往的仇恨所支配着，當他果眞出手殺大星時，行爲顯得沒有理性，做完以後，自己不能原諒自己。

在這一個復仇的計謀裏，表明了一連串罪的觀念。首先，罪有擴散的力量，每一個人是一個體系，體系與體系之間有不可割切的關連，於是一個牽動一個，罪會生罪，罪的結果會產生一些無辜的被罪者（THE SIN AGAINST），大星和小黑子就是無辜的被罪者，而罪亦可以支配人心，剝奪人的理性，束縛人的自由，虎子一例，而全片裏面的人物，除了兩個配搭的角色，看羊的和受焦大娘籠絡去窺伺金子的工人以外，（他們的內心世界不大顯露，我們不瞭解他們），其餘的主要人物都充滿殺機，甚至包括大星。

在極度羞憤之餘，大星提起刀要殺死金子，在全片中，他爲人顯得馴善中和，但並不就說他沒有殺人的可能，祇是，他就是較爲怯弱，缺少了一份殺人的勇氣！而在我們眞實的世界裏面，大部分的人都像大星，很小很小的人似虎子眞實把殺機付諸行動，然而這並沒有分別，如果我們的遭遇使我們心血沸騰的話，我們每人內心都有一個木頭公仔，插滿金針。故此，我發現「原野」一片對罪有很清楚的寫照。

一份同情

我感覺曹禺功力深厚的地方，就是對人物性格多方面的刻劃，使人對他們一方面怨恨，又一方面同情。聖經上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同樣，沒有一個完全奸惡的人，連一個也沒有。縱然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當你親身接觸他的心靈的時候，總會發現他人性的一面。無論是金子，虎子，甚至大娘，我們都對他們產生一份同情，同情異於憐憫，同情就構成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牽連，亦卽人同有之情，我們了解大娘求神拜佛時內心的恐慌；我們了解虎子神志失常時內心的控訴，在大娘到處拍門求助時，我們有些不忍，在大娘親手殺死孫兒的時候，無緣無故，心裏湧出一份哀慟，暗暗喊道：「又何苦哩！」

人性裏面包括人的軟弱，人的局限、人的愛心和對愛的渴想，雖然焦大娘滿心眼盡是苦毒，但她愛她的兒子、她的孫兒，最後，她抱住親手殺死了的小黑子到處亂走，使人多多少少感到她是存着一絲絲的善良。

許多人說，愛罪人是很艱難的，沒錯，一個全善的人愛罪人是艱難的，而且是偉大的，但一個罪人用一個罪人的身份，罪人的眼光去愛另一個罪人却較爲容易的，這齣電影可以觸發我們作深入的自省，因著我們的不完全而越發察覺上帝的尊貴，祂是可敬可畏的主宰。

同時，在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會不會太容易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地位中，用善惡的天秤去量度我們的朋友，指斥他們的罪，怎麼我們不帶着一份同情，告訴他人，我體會我們在罪惡勢力的控制底下的光景。

活像個人

這是金子的說話，她要離開大星，因爲她要「活得像個人，」到底活像個人是什麼意思？

我嘗試過許多次與人談論福音，對方拒絕信主，都因爲他怕失去了自己，其實，他是怕活得不像個人，失去了自己的喜、怒、哀、樂，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權，失去了自己的個性。

在整齣電影裏，我覺得金子是最惹人好感的角色，透露着人性的光輝，她可以說是野性和勇氣的化身。毫無疑問，她也是惡毒的，但她對自己誠實，認識自己的感情和需要，他說：「我是野地裏生的，野地裏長的，也要在野地裏死去。」

野地代表了自由，奔放，無拘無束，而且有一份原始的質樸感，有一個鏡頭是寫金子口裏含着一枝嫩草，伏在草地上，在中國電影一貫的作風下，這是一個大胆而舖張的鏡頭，非常反傳統，不像是一個中國女孩子會做的事。（可能就是人稱「原野」描寫女權的地方），但從另一角度看，却反映出人內心對自由釋放的嚮往，這是人心深處的渴望。虎子和金子都覆述過：「到金子舖路的地方。」到底何處是金子舖路的地方？可能只是他們心底裏一個幻想，像徵着豐富、滿足和希望，換句話說，表達了人心靈裏的盼望，在自由和盼望的大前題下，福音就提供了答案。福音的內容正是要釋放人，使人得自由，讓人在盼望中常存喜樂。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是金子舖路的地方。

而在那個地方（處境，即 STATE OF BEING ），人才眞正能夠活像個人，有生活的指標和力量。

福音的意義

在這裏，我引發起一番很深刻的感想。一般來說，我們向人傳福音的時候都過於簡單和表面一「人有罪，罪使人死亡或者離開上帝，人要悔改信主，然後得救。」

這是絕對正確的，但裏面却包含了許許多多深奧的觀念，聽的人不能在這一系列離身又抽象的觀念中產生共鳴，在中國人的文化裏面更是如此。我曾經嘗試與長輩談福音，我發現自己除了引述聖經經節以外，根本無法用日常言語向對方解明福音，舌頭像打了結一樣，在當中我反省到是否自己對福音的理解太過觀念化，並且太過敷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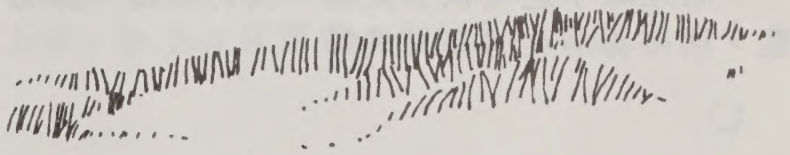
其實，罪是一個抽象而繁複的觀念，在外國文化之中，罪的觀念，與中國文化對罪的觀念畢竟又有所不同，在西方的字彙中，罪有 SIN 和 CRIME 之分，而在中國社會裏普通「罪大惡極」，「罪行滔天」都是指觸犯法律的罪（ CRIME ），而與（ SIN ）字義相似的詞彙是「罪孽」或「作孽」，但仍然不是聖經中所描述的罪的廣闊含義。

上面提到，「原野」一片中展示了罪的勢力，它可以是客觀存在的有機體，有很強的擴散性的感染力，亦可以主觀的在人心裏蠢動，幹出非理性的惡事，於是，人是犯罪（ THE SINNER ）者亦是被罪者（ THE SIN AGAINST ），縱然人有崇高的理想，或者有血氣的剛強，仍然在這錯縱複雜的罪戰中打滾，不能活得像個有盼望、有自由的人。

在傳福音的時候，我們會不會都忽略了這些重要而繁複的多方面，我們只是強化了其中一點，甚至用一種自義的批判性態度，忘記了罪人與罪人之間的一份瞭解和同情。這一份自義顯示了些什麼？我們不能開口說福音又反映出什麼？我們不懂得對家中的長輩講耶穌又是什麼原因？是不是因爲我們都不是成熟的基督徒？我們只是用我們的耳朵去聽傳道人講福音，我們根本上很少用血肉、用頭腦去理解及體驗福音的眞義？因而，福音是一套述語，它不是我們人生的信仰，更不是我們生命、生活的中心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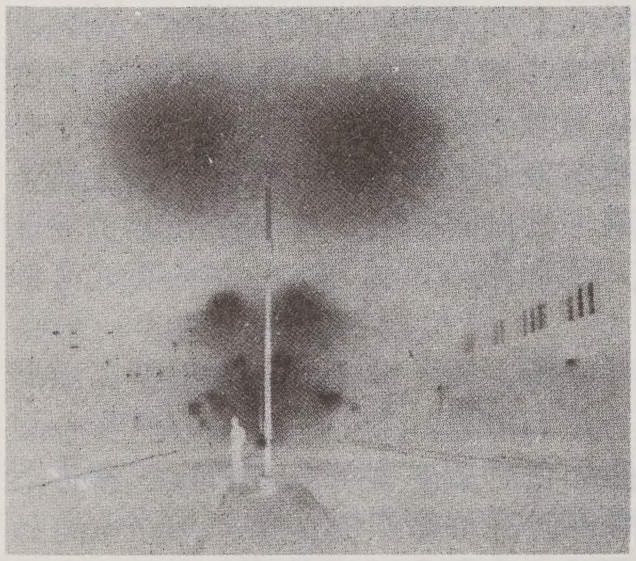
另一個感受，是對現在福音機構所舉辦的福音劇的一個反省，我看過一些福音劇，或者福音性的幻燈、舞蹈綜合製作，這一連串的嘗試是一些進步的發展，令人欣賞，只是，許多時候話劇情節往往有點牽強，也不夠深刻，不能產生共鳴，也沒有所謂心靈的搖撼，到底問題出在那裏？一般來說，這些福音劇都會提到十字架，以及耶穌，怎麼在福音的眞理上，仍然好像有些欠缺似的？怎麼往往是「信主前」、「信主後」的強烈對比，主要是行爲道德改善，有時甚至顯得不合情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看過「原野」後，我出奇的發現了「原野」這一個古老而陳舊的封建故事拍爲電影也可以成爲一齣出色的福音劇，我們可以回家告訴我們的長輩關於「原野」的故事，然後，向她清楚解釋福音。在製作福音話劇的路向上，這齣電影，是不是給了我們一些提示呢？



醒來誰染霜林醉

環



陽光斂了之後秋意更濃，天仍然是一抹的藍，期待着落英的漫天飛舞。

仍是秋的氣息，長煙一空，萬里無雲，竟然藍得這麼晶瑩剔透。熬人的廿三號巴士，對我來說，是往返學校的唯一途徑。好不容易從褲袋裏掏出一元三角的車費，心裏委實覺得有點太貴，沙喇一聲便掉進錢箱裏去，怪就只怪運輸處遲遲還未發出那張學生半價證。我總喜歡坐上層的最後一排座位，一方面是因爲它比較寬敞，另外是前面十三行乘客的衆生相，都不會逃過眼簾。今天天氣爽，巴士的開動也好像比前輕省了許多。

陣陣的煙絲，從鄰座撲鼻而來。
「喂，星期六第一場中唔中呀？」
「中×，嗰場都無買。」
「有無搞錯，嗰場都唔買？」
「都唔夠錢，全部煲晒落第二場，搵×晒。」
白襯衫，長灰褲，是大學附近一間中學的學生，校內烏煙瘴氣的事我都有點知道。
「今日有乜嘢功課交？」他們轉了話題。
「交×，都唔識點做。」
「好難識做嘅，個條SIR咁教法，乜×嘢都唔識啦！」
「嚟得教都唔荒好嘢啦，總之番學就無癮。」
他再吮一口，噴出的煙霧比前更濁。
「個D阿SIR簡直教×壞人。」他們笑，我心裏也在笑。笑的時候可以忘記多一點東西，跳動的神經可以減輕一下負荷的沉甸。這樣笑是沒有意義的，但除了笑，我不能做甚麼。他們是去上學？「媾女」？打波子機？我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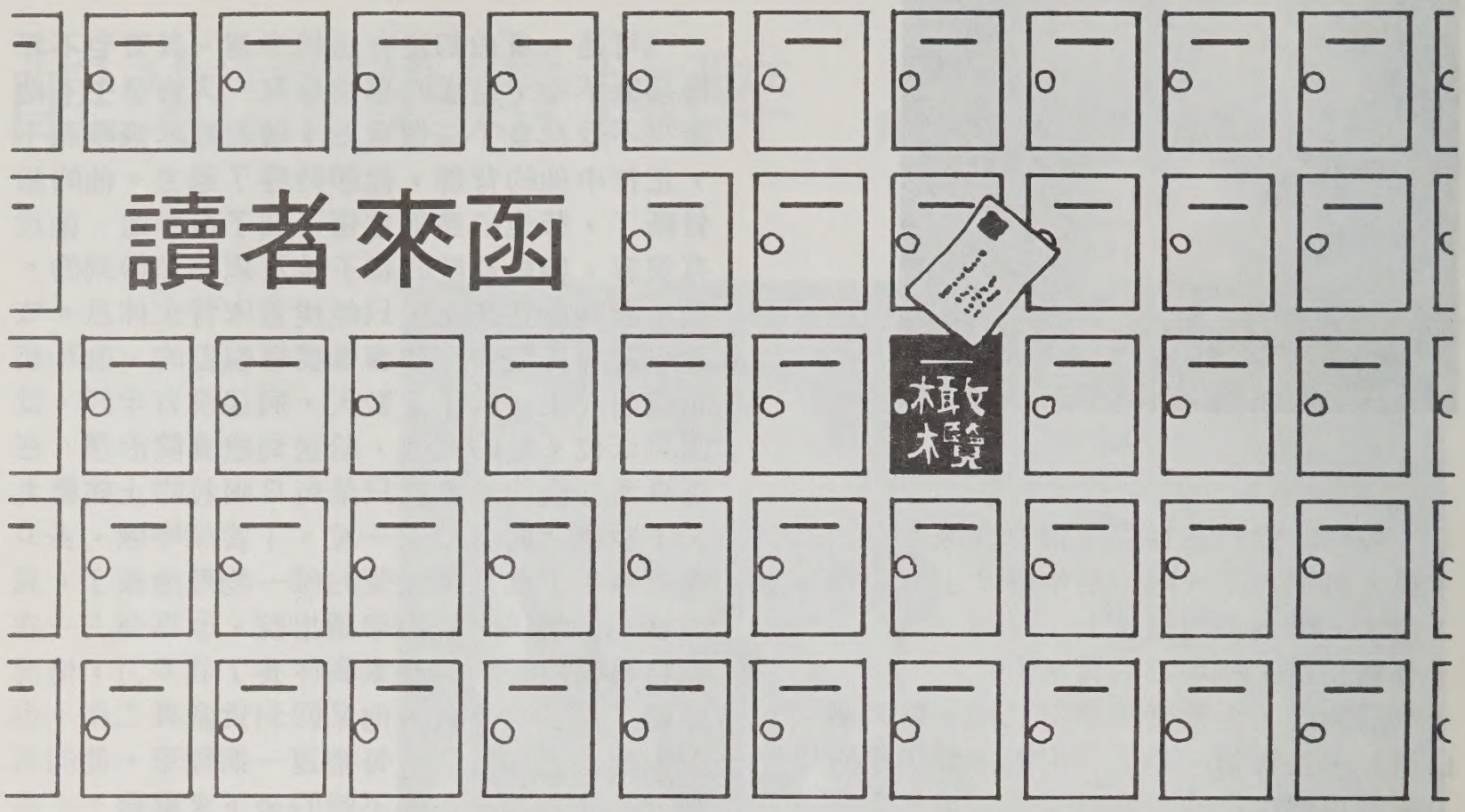
半山的空氣比較清新。巴士拐了一個彎，直上上亞里畢道天橋，然後俯衝一程，僅僅趕及在下一個站的不遠處停了下來。站的對面是一個建築地盤，銹黃的鐵架下規劃着一個人，他緩慢的勞動節拍凝聚了週圍空氣的重量。他彎身，慢慢地放下一包水泥。他這個動作用去了一個世紀的時光。他拍一拍綿手套背上的灰塵，然後往額頭抹了一把，但豆大的汗珠又從毛孔裏冒了出來，反射着秋日刺目的金黃。

可是，泉伯却沒有這樣幸運。其實也不算得甚麼不幸，這樣的事情終有一天會發生。他還來不及起身，三捆重七十磅的煙草飛墮而下，正打中他的背部，他即時昏了過去。他的鎖骨斷了，肺也給壓得重傷，吐了很多血。他沒有笑容，躺臥醫院的樣子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不能夠睡在床上，只能挨着床背來休息。咳起來就痛得要命，肺囊像要爆裂似的，血和痰也直湧而上。歇了十數天，病還沒有半好，就因爲床位不足的原故，給送到療養院治理。在那裏所接受的治療就只是每日兩粒的止痛藥丸，不敷應用時更減至一粒。「要深呼吸，多D深呼吸！」就是所接受的唯一物理治療了。見這樣不是辦法，泉伯申請出院，改爲每月一次到專科醫院覆診。在家裏休養了個多月，情況好轉了很多。不久，他又回到貨倉裏工作，但效率已不大如前了。每搬運一捆煙草，他的肩膊就扎痛一次，還要不時的坐下來歇歇。「我會熬下去的，」他說。但他不曾問，問了也可能不明白，爲甚麼當日那位負責的醫生沒有將這件工傷意外的個案交給駐院的社工處理，好方便日後有甚麼需要的時候，泉伯有個幫忙？爲甚麼起初老闆應承負責他的醫藥費，但後來却分文不給呢？爲甚麼當他前往勞工處求助的時候，却被該處的職員無憑無據的被指爲肺病患者？……他現在的笑容沒有比前減色，但說話的聲音就微弱了。

轟隆轟隆，巴士機器所發出的噪音永遠是這般大，當你快要到站的時候，它總會把你叫醒過來。「人不可以走得太遠，走得太遠會迷途，迷途就是要失去，這個代價你是負不起的。」我懷疑之間，誰向我說話？

夜了，晚歸人的腳步，瀉滿了一地哀愁。剛才畢業生分享會很好，衷心感謝他們的意見。但觸動了沉睡深處的靈魂，要它爲前路的迷茫，添幾許煩苦。唉，心如斯重，遺落薄扶林的夜街。風吹動了樹葉，樹葉掩映着街燈，街燈泛出青燦。是祭壇的燭光？是墳瑩的鬼火？上帝，你要我在那裏？風起了，有點寒。

讀者來函



一讀者迴響

橄欖雜誌諸位編輯，兄姊：

披閱橄欖，發現果眞是一本「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盼望兄姊繼續努力，爲香港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保留一處可自由討論，眞誠探討問題的園地。

生活於今日香港的大專同學，不能迴避生活與信仰的許多冲擊和難處，大學生活正是博學、明辨、愼思、以致日後可以篤行的理想場園。心中深知諸位在編輯、排版、印刷和其他瑣務中的辛勞，願　兄姊繼續勉力爲之。在大專界爲基督十架立雲柱，火柱，致大專基督徒眞能共負十架之軛，爲世界付出自己。

願望你們能在推介工作上更加努力，讓更多人可共享這份雜誌。

支持你們，爲你們代禱！

"愛激勵你們，也激勵我！"

TOM TONG

81年10月6日晨

對「吳主光先生作品小評」的回應

草草

《橄欖》第31-32期合刊中有鄭耀偉君的「吳主光先生作品小評」一文，現欲就該文之討論手法及表達方法提出一點意見。

首先，本人覺得在未開始討論之前，得先確立吳主光先生寫作此等小冊子的目的（註），要不然，便會流於游談無根，並無裨益。

正如作者所言，吳先生小冊子的內容「主要是福音性」的，對象是基督教的門外漢，神學上的認識並不多（甚至完全沒有）。爲使福音內容可以傳達給這些人，吳先生採取的方法是依他們的一般思想方式提出福音，使福音能淺易地被接受；然而作者的評價方式却取了「護教學」的方向，用護教學的方式去評價一些純爲門外漢而寫的小冊子未免顯得有點不公平吧！

另者，指名道姓地批評別人的作品，也有失中國人應有的風範。本人並不反對公開討論，然而却需因時制宜，「甚麼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處」，希望這句說話能成爲基督徒處事爲人的鑑誡。

註：此等小冊子指作者於文後所臚列之參考書籍。

一點聯想 ——答草草君來函

收到草草君來函表達對《橄欖》第卅一、卅二期一篇文章的回應，我們編委會也因此引發起一點感想，希望能與讀者分享。

關於「吳主光先生作品小評」一文，其中提出一些批評的論點，我們希望讀者自行思考，作出判斷，我們不希望在對與錯的爭論上加上任何主觀的意見，（我們亦曾經與吳主光先生討論這篇文章，吳先生也表示有不同意的地方，可惜，吳先生不願意繼續作出任何討論）在此，我們希望提出幾點感想。

首先，《橄欖》編委會有一定的審稿原則，當我們收到任何讀者來稿，我們會詳細研究作者的動機、文章的內容質素才准予刊登，當我們收到鄭耀偉君一文的時候，我們也曾顧慮有否人身攻擊之嫌，然而，詳察全篇文章語氣和態度，我們得不出以上的結論，故此，在《橄欖》自由開放討論的大前題底下，我們決定刊登這篇文章。

其實，從弟兄姊妹對這篇文章所產生的反應可以指明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想討論一下草草君所提的中國人風範，草草君其實提出了很關鍵性的東西，沒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着重溫柔敦厚之道，與人交往要婉轉謙恭，不直斥其非，不直指其惡，指桑罵槐的典故即爲一例。這樣，我們可以假想鄭耀偉君表達此文時有另一個方法，他可以說某君曾作了這一類列的書籍，我有如下意見，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優良風範了吧？但想深一層，曾接觸這些書籍的弟兄姊妹自然心裏有數，我倒不欣賞這種做法，大有失光明磊落的坦誠風度。這個手法行不通，或者較好的方法就是「開闊胸襟」，將自己的疑問藏在心底，謙卑自學，不好隨便胡說，這也是中國人風範之二。

這裏牽涉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可能值得大家思想和反省，爲甚麼華人教會的護教學發展得這麼緩慢？西方的護教書籍已經著成巨冊，華人教會只有翻譯外國作品的餘地，爲甚麼？華人裏面沒有會思想的學者嗎？不是，可能只是華人在學術研究方面都溫柔敦厚，擲掉了那枝批評的筆。

其實，中國人許多時可能有點過份敏感，我們是批評一個人的作品，而不是批評那一個人，舉例：鄭耀偉君只是對吳主光先生的作品提出疑問，但是却絕不是批評吳主光先生的爲人，在批評和討論之中，可能是鄭先生看得對，又可能是吳先生看得對，甚或有可能第三者可以指出兩方面都有些偏差，於是，學術思想就有了進步，這是一個意見交替磨練前進的過程。在華人教會之中互相批評研究是一大顧忌，故此，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的現象，也有隨遇而安的悠閒。

當然，讀者也需要負一定的責任，許多時候，當讀者看完某君評某君學術研究，便容易將某君的爲人道德學養等等同時加以懷疑，這樣，犯了思想混淆的毛病，我們是針對事物但我們是尊重人，誰敢說他有上帝一般的智慧，以致他完全洞悉眞理呢？我們都一起在彼此分享領受的時候接受神的教導。

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深切的省察自己，看我們是否已經變得退縮、懦弱、畏首畏尾、隨便苟且，這又是不是自我保護，明哲保身的把戲？

我們期待華人教會的學術研究、護教系統更有進步，爲基督徒後防打好更穩固的基礎！（我們深切愛我國博大淵深的文化，但我們更愛惜上帝釋放我們所得的自由！）

編後語

正如「撫今追昔」一文中李思敬先生所說：『《橄欖》編委會願意就過去六年作嚴肅的自首，這是十分成熟的決定，因爲要坦誠回顧，接納不同的批評，而不是借檢討之名來一次沾沾自喜的慶功宴，實在需要莫大的勇氣和信心！……』故此，《橄欖》在正式公開發售以來，迄今已有六年的歷史。在這個時候，來一個回顧和總結，多少可以幫助模塑《橄欖》將來的發展路線。這一期一共有四篇專文，從不同的角度去反映出《橄欖》現時的狀況，並從《橄欖》過去的歷史來給讀者一個全面的印象，我們更就此邀請吳主光先生和周永新先生發表他們對《橄欖》的看法，湊巧地，他們分別發表了很不相同的觀點，可能反映出一般教會長者對《橄欖》的價值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作爲讀者的你，對於《橄欖》有何感想？我們歡迎你一起參加討論，透過讀者來函和論壇，我們願意建立起彼此的交流。正如今期讀者TOM TONG 來函，一方面給予事奉的弟兄姊妹支持和鼓勵，另方面亦能夠客觀的揭示某些讀者如何看《橄欖》的價值。其實，我們並不在意你的意見是褒是貶，最要緊是讀者心裏的話。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想，香港基督教界文字工作實在有點荒涼，如果信仰的內涵隨着時代的複雜化更趨繁複的話，文字、思想的反省都可以幫助我們去過濾雜質，分解上帝純正的眞道，但願更多弟兄姊妹有這個負担，去加入思想的戰場。

本期因爲刊登了四篇《橄欖》回顧專文，而且範幅頗長，故此，我們取消了主題，刊登了兩篇特稿，基督教協進會宣教事工部的幹事馮煒文先生將於本年年尾離開香港，往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任宣教幹士，在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總部裡工作的華人爲數極少，馮先生這次調職對香港教會及世界教會有甚麼具體意議呢？另一方面，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香港教會中是一個極活躍於社會時事的團體，不同的弟兄姊妹對他們有不同的意見，這次訪問大概可以提供一個直接對話的機會，讓讀者親自瞭解其中一種對福音的理解和神學體係。

此外，我們亦走訪蘇恩覺宣教士，談談她在日本的宣教經驗和感想，在這次談話中，內容十分豐富，特別提及到許多文化因素在宣教事工上的問題，都值得深思。也許是今天教會宣教方式和路線的一個提醒。

另外有幾篇短文，希望讀者細心欣賞，有一篇文章對最近放映的一套中國電影「原野」作出一點分享，其中提到福音意義，看過這齣電影的弟兄姊妹可能產生一些共鳴，讀者來函與編委會的一點聯想也許能觸發我們脫離一些不自覺的態度取向，但願讀者和編者共同在我們信仰的境域更進深一步。

下期預告：

▲電視傳播

▲訪問電視人：
劉天賜、麥當雄、
梁淑怡——

▲南非種族歧視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會長　鄭建輝博士（化學系）
副會長　華叔平醫生（醫學院）
主席　張金興（工三）　出版秘書　黃德興（醫二）

橄欖雜誌

顧問　滕近輝牧師　蔡元雲醫生　張慕皚博士
蘇恩佩女士　黃漢森先生　余達心博士

出版委員會

主席　郭翠琼（社三）
總編輯　霍玉蓮（社三）
助理總編輯　梁志賢（工二）　陸錦光（社一）
編輯　黃秀英（社二）　梁兆輝（社三）
陳家耀（社三）　譚啟見（社一）
楊啟昌（理二）　陳明潔（社三）
梁玉嬋（理一）　蘇兆艮（工一）
曾燕玲（法畢業）
文書　陸鳳兒（文二）
資料組主任　方奕霖（社畢業）
業務主任　孫彥德（文三）
財政　孫彥德（文三）
業務　薛鳳儀（理一）
推廣　黃志明（社三）
設計　杜聯基（建二）

訂閱六期共十八元
海外訂戶　美金六元五角
港幣三十元正
（海外訂戶敬請用滙票）
請寄香港西營盤郵政局
郵箱50379號
《橄欖》出版委員會收
支票抬頭寫明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橄欖雜誌」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局50379號
發　行：突破發行組
九龍德成街二號A二樓
3-696411
承　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
灣景樓18樓A2
5-7903443

稿例

㈠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公開發售第三十四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錄

專文	1.	橄欖——歷史包袱!?	霍玉蓮
	4.	他們眼中的橄欖	周永新、吳主光
	9.	撫今追昔	
	16.	談橄欖的苦與甘	掛劍
專欄	19.	叛逆!	文竹
特稿	22.	從法律角度看同性戀行爲的管制	曦凝
	26.	訪馮煒文先生 ——赴日內普世教會協會前的一席話	採訪組
	33.	日本、日本人、宣教	採訪組
分享	37.	從「原野」想到福音	天藍
文藝	40.	醒來誰染霜林醉	環
	42.	讀者來函及回應	草草、編委會
	44.	編後語	編委會

訂閱全年十八元

版權所有